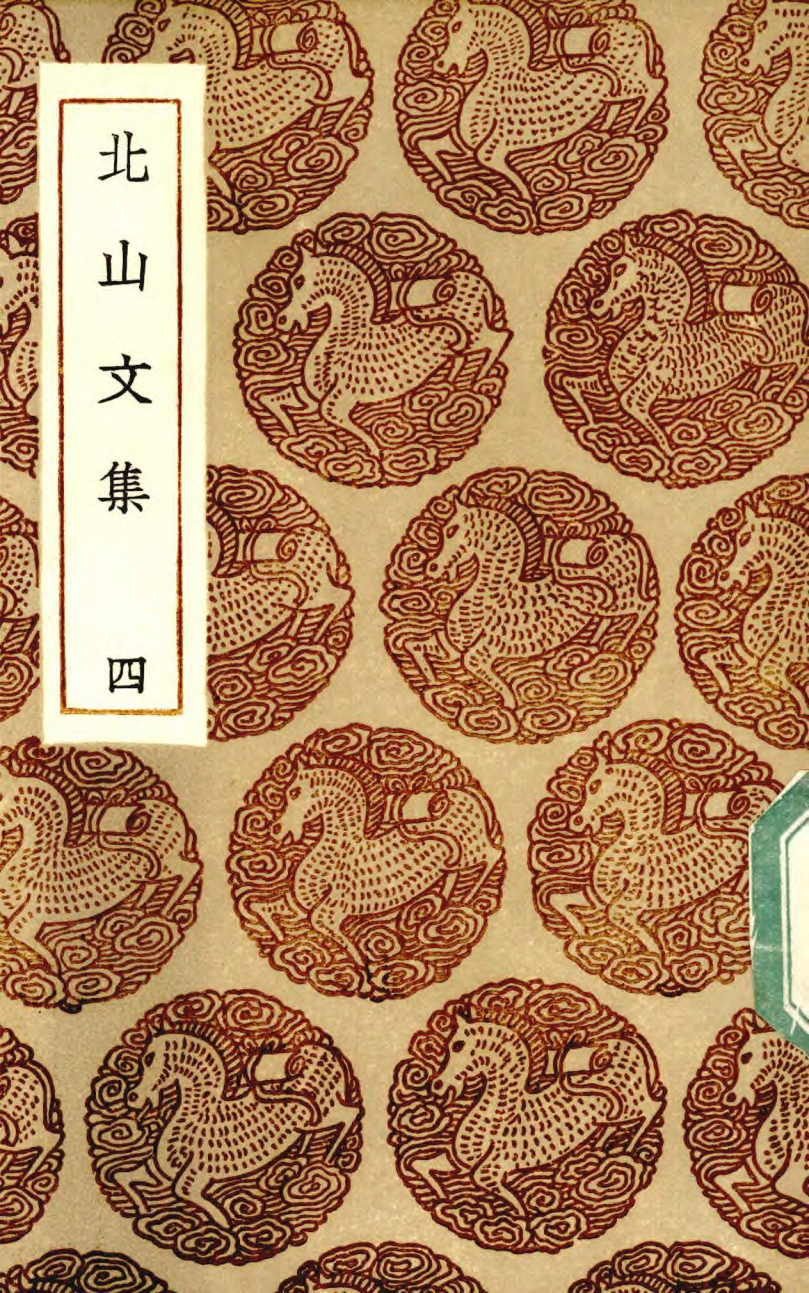


北山文集
四



貴州省圖書館
中文書



北山文集

(四)

J
17.8
1.1965

鄭剛中撰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

答詹德餘

某再拜。德門君子。蘊藉不凡。老者何榮。獲忝姻契。顧蹤跡區區。相從未款。譬如美玉。雖未得久在眼中。而溫潤之姿。已一見不可忘矣。別後癡坐田舍。且與蒲江便順相隔。未及奉一字爲問。已爲來教所先。其爲媿感。不易言喻。何嘗從容。以旣中抱。臨紙惟有傾跂耳。

又

某再拜。中間所辱教。乃中和後來附到。詢盛皂則還矣。無緣卽報。尤切媿負。某永嘉闕尙在一年外。所幸時事苟安。五穀皆稔。熟炊飽食。輟州縣文墨之勞。爲田舍讀書之樂。豈非所欲。德餘妙年好學。其氣味又自積習名教中來。加意不已。未可量也。惟自愛而已。

與戴端甫

某頓首。端甫司法。某四月二十五日。曾託令兄附問。計已呈達。自後老妻臥病。度夏以來。呼醫尋藥。及秋纔定。回首省記。不與故人通音者。今忽半年。可量傾倒。邇辰秋序漸涼。不審尊候何似。伏惟學古入官。每事加意。職業修舉。有神相之動靜之福。不俟言而知也。某碌碌亡奇。賴友朋之庇。坐苟歲月。今年鄉里。比異時謂之稔歲。貧者遂無糠粃之憂。第閑坐之久。其他用度。窘短可笑。公當不復念此也。雪川官況如何。

賢者之居所在皆樂。甘旨之奉必如意。老人當甚安之。朱文叔數相款否。子韶遂爲浦江馬子從壻。昨日得書。九月初吉成迎。某正欲同家人輩歸妻家。當與子韶得數日款也。時事如何。傳聞似亦寧淨。端甫才器高遠。法令小曹。當亦從事不久。今在州郡間。如良馬駒。不必多行。但其嘶鳴顧盼。人已不敢作凡馬視矣。獨老者塊然癡坐。阻遠良朋。無規誨之益。昏氣盈於面目。何當一見清風。洗此塵抱也。有便順還鄉。不惜時賜警論。窮達相忘。雖今時風俗所尙。然敦篤古道。敢以望於吾友。此外唯加愛而已。

答蔣茂先

某再拜。去冬襄奉。某深欲爲鼇潭送車之客。適風雪異常。不滿初意。悵然抱不臨窆之恨。還家懶放自便。亦恃親故炤其無他。不復奉一紙別後安問。專介之來。辱以緘書。勒意再三。深媿簡疏之罪。尙煩闊略如此也。區區未皇面旣。臨書但有傾倒。

答潘叔倚

某愚坐山林。懶放自便。有親故如叔倚。懷仰雖勤。而踰年不奉一紙之問。負負何言。子韶來。首被緘誨。辭情委曲。和氣粹然。深所愧感。子韶親迎。抵吾鄉爲十日款。備聞左右勤敏。奉公清潤如玉。同僚傾仰。邦人受賜。殊增氣也。拱坦一居。每事如舊。今年時雨順成。淖糜相給。門無賓客。可以踰年不出。猶是春時。一到令兄龍圖門下。叔愚常相見也。其他百無可言。但得時事措畫有方。疆場無警。田園間安樂讀書。志願徑足。每書賜以假借。不情之語。非所望於叔倚。宜深照之。自餘惟有馳嚮。

與王元渤舍人

某頓首再拜。某奇屯聊落。坐場屋三十年之困。先生振拔出之。去年賜以溫顏。樂以至論。相與之意厚矣。其後雖聞琳宮均逸。暫去朝廷。然竟不知師席所在。前日子韶親迎過此。具道起居。乃承卜居諸暨。寢饋裕然。大慰夙夜瞻望之勤。君子之用舍係乎時。時之治亂係乎天。中興之治。天其相之。則用舍行藏。有定論矣。某闔門百指。窘短不給。海邦官期。尙在五年。正月復作書會。教授童蒙。以資歲計。此外無他技能。然亦不敢玷累知己者。區區遠冀知察。

與徐彥思

某頓首。彥思知軍朝奉。中間曾以幅紙奉記。未知浮沈。近見所惠石季平書。審已呈達。仍聞南城之政。公議已明。卽遂之官。暫還仙里。神明共相。尊候動止萬福。殊慰傾渴也。以彥思才力。而行於私情交勝。忌嫉妨功之時。有觸礙齟齬者。此固其理。要之君子之道。久乃光明爾。如聞因季平之言。與浦江方氏爲親。甚喜甚喜。世路方艱。吾儕齒髮如許。尋姻不對者。諒非所樂。願得一賢婦。承家奉祀。他時林間閑老。相助爲善。如佳朋友。豈不美哉。某自叨冒後。兒女長大。目前用度。亦復增廣。殊無以爲計。去年還自行朝。不免且作書會。以待遠闕。年與兄相若矣。於末流中得一官。又習事不慣。未必能如今人俛仰仕宦也。近抵浦江。聞勸靜之詳。因得附致。保齎之請。自餘有懷。惟面可究。未知當在何日也。臨書增情而已。

與康才老

某咨目拜上才老奉議。癸卯仲冬，倚舟錢塘，僅得一見之後，非但頓挫無聊，而世故敲危，變態百出，游魂假息，常如鼎中魚，非不念異時傾蓋不可忘，而東西阻塞，兼與廣口絕往來之便，無從探伺動息。近抵浦江，如聞使車，暫此憩止，審惟別後，吉德契天，行己無媿，神明俱贊，尊候動止萬福。某奇蹇餘生，偶叨紳笏，得官永嘉，坐待遠闕，諸況如故，法慧之款，回首十年，其寺今雖再立，比前時不能十五，去歲期集，偶置局其間，凡吾人笑歌燈火之地，盡爲瓦礫之場，遺址依然，每一過之，尙如小閣夜半，望友人未至之時也。其如傾想何。某寓邑中，更須旬日，相望一舍，無緣參謁，臨書增情而已，或尙從容廣口，此後當圖求見，區區有懷，非面莫旣，自餘唯祝保練，前迓殊寵。

與林材茂

某咨目頓首林茂知丞奉議。某鄉間朋友談蘊藉，故願一見，近抵邑下，遂披風度，洒然如見冰玉，所恨館寓親舍，日與俗事應接，未暇款叩，至論此意，併與傾蓋之私，願遇之禮，抱以歸耳。別後冬陰戒寒，伏惟信道益堅，德政彌著，有神相止，尊候萬福。某敝舍杜門如昨，無可言者，邑事施行，當益有次序，更願委曲贊論，力愛百里之民，不爲惡寒輟冬者，君子爲善之度，他日行之天下者，如此而已。使車或緣職事趨郡，當道我里，無惜寵過，開此區區瞻嚮之懷，自餘更幾善調眠食。

答吳鳴道

某頓首再拜。適辱賜過，兼拜長牋之寵，偶出謁迎，肅不逮，愧感增懷，小人涼薄無堪，衆所鄙棄，何以蒙此。

伏承二親在殯。客寓遠鄉。無窮之感。見於霜露。情深言切。讀之感動悲激。不知所措。而又暗投妄置。求道於瞽。問聲於瞶。深恨發言之未審也。昔有寒女與富家爲鄰。伺夜竊隙其壁。富家問之。對曰。貧無火。不能夜績。願借隙間餘光。爲一絲之便。富人許之。後世孤寒之士。多談此爲求裕之資。某嘗戲論此事。夫寒女之借光。幸其與富人鄰爾。故壁外燈燭之餘。可以相及。萬一與車嗣孫康鄰墻。而冀其餘光。不亦難乎。今日得左右之言。正如車孫二公之家。夜爲壁外寒女所隙。雖有相憐之意。不敢自惜。願蕭然螢雪。自照不暇。安能相振也耶。某家故貧。在鄭氏如南巷之阮。艱難險苦。漂泊流轉。自記識人事後。今將四十年矣。年來雖得紳笏。而五窮相隨。不使諂事權貴。動取憎嫌。闔門百指。米鹽不具。則論文講學。教授生徒。以待海邦之闕。在鄉曲間。正賴爲識者所憐。不意左右之過聽也。左右高才力學。其人不爲不賢。求財葬親。其事不爲不美。而某素嘗貧賤。於窘窮之味。不爲不知。書冊上高誼古人。其所舉措。不爲不識。非敢張燈塗隙。忍視寒女之暗。誠以螢雪自照。壁無餘光。可以少助夜績之勤。來書以元振堯夫之事見教。豈所敢當。然某亦嘗與朋友論之。曼卿輩幸而得所遭爾。脫或赴愬之時。元振家書未至。堯夫船無麥錢。不知何以取之。以此知士之求人。人之爲義。皆必在其可也。觀左右詞氣慷慨。知度不凡。當自一言可曉。某敢喋喋爲說者。誠以虛辱盛禮。進退不皇。庶幾吐實之言。可以少贖不敏之罪爾。尙遲面見。并敘此懷。皇恐皇恐。

答張子韶

某頓首再拜子韶狀元。去歲季秋之別。忽忽數月。因循多故。雜以慵懶。所以書記曠廢許久。四月間。德起

寄到三月二十五日所惠教誨。佩領雅瞻。深自媿感。竊承度歲以來。尊候動止萬福。直道勁情。竟不容於當路。一笑罷去。扁舟江湖。想其胸中浩然。無得而屈折之。可勝快哉。君子之學。爲道也。非爲仕也。道之行不行。在時而不在我。聽之而已。某官期猶半年。近纔與交代通書。平時亦自顧寡合。愚鈍。雖此叨冒。不敢全爲仕宦計。如向來江下布襪草鞋之事。常自不廢。邇來又見吾子韶觸事如此。前日於家旁。益樹桑種。糞池糞田。作老農家活。庶幾下勅劣相發時。亦便可掉臂而歸。季文久不得書。思之不忘。渠到會稽。又不知作何應對也。同舍中獨聞子野不幸。戴國衡死於湖。人生信如泡影。可傷可傷。浦江常通問否。便中幅紙之教。不能無望於左右。幸時賜警語。自餘唯幾珍護。

與凌季文

某頓首再拜季文推官。比得子韶三月二十五日書。書中具道動止。殊以爲慰。書後今又兩月。想惟殷挈貴聚。已遂之官。視事之餘。神相吉履。尊候萬福。教翰之及。猶是去秋。後來杳不通問。計亦事緒冗併。不應相疏未久。相忘之易也。公雖乍撥州郡之繁。然會稽人情。當已相安。諸事悉見條理否。子韶興用憲。不能而去。何以至是也。子韶謂仕路可畏。不是吾輩出頭時。甚令人煩惱。某官期尙半年。自得渠此書。益樹桑種。糞池糞田。作老農家活。庶幾下勅劣相發時。亦便可掉臂而歸。季文久不得書。思之不忘。渠到會稽。又不知作何應對也。同舍中獨聞子野不幸。戴國衡死於湖。人生信如泡影。可傷可傷。浦江常通問否。便中幅紙之教。不能無望於左右。幸時賜警語。自餘唯幾珍護。

極歎。計季文到彼。自當有佳況也。法慧同舍。獨子野國衡不幸。痛傷何已。同年數相通問者爲誰。彥柔今在何許。已赴江陰否。時向大暑。唯幾惠今保綏。行聞峻召。

與新守章尙書

某皇恐判府龍學尙書。非但今日致位禁密。爲一世所仰。奮翺未展之時。氣象固已廓廓萬里矣。然平昔身臨州縣。徧閱人材。真僞賢否。不可欺惑。計門下必無闕茸妄人之迹。某何人。乃得斂板奉事。爲下執之吏。念之且榮且懼。惟大雅含容。扶掖成就。使其得以方拙效愚。不至卽以穢曠自敗。幸也。

與范丞相

某頓首再拜。一歲更新。羣陰退伏。亨嘉之福。大人得之。相公先生。論道經邦。功參造化。固嘗幹美利以及羣生。今茲令辰。天人顯相。所以萃吉祥而下報者。當無不至矣。伏幾深惟眷注。精御寢輿。卽奉綸言。再還鼎席。天下幸甚。

慰潘義榮

某頓首再拜。先朝議康寧百歲。鄉人所共尊仰。而又舍人兄弟爲之子。起居飲食笑語。而終不見世路艱危之狀。無可憾者。第人子愛親之心。豈有終盡。他人以爲足。而公當益以爲悲也。如聞三月十七日。已襄奉歸福慶山。果然否。拘係海邦。無由躬陳弔問。謹令西巖寺僧。具少薄禮。乞賜台察。

又

某頓首再拜。中間新除。雖嘗與士大夫相慶。未皇具書以慶也。繼得鄉問。知先朝議貴體中不平。意謂如往年飲食不美。旋卽平復。見報狀。忽有賜葬錢之詔。驚悼失匕。禮當卽日走慰。而州縣塵埃。日與簿書流

轉舍人有以原貨之否。久違台範。瞻望教誨。其何有已。顧紙筆不能盡爾。

與潘義榮

永嘉去歲旱損異常。秋冬間民已極餒。賴章書遣人浮海。招致客米。粗可不乏。但民間無錢可糴。某夜出錄飢民得垂死者數百。勸率在城豪戶。作普濟會。淖糜日給萬人。以百日爲期。官又出常平米副之。然春寒多雨。秧種未綠。使人食不敢飽。奈何奈何。有可警教者。願時錫之。

與范丞相

某頓首再拜。相公調一天下。初不以彼此爲心。而永嘉士民戀德依仁。追恨當時臥攀轅轍之不力也。永嘉民無儲粟。雖朝廷得明州米五千斛。并客販繼來。但貧者無一金可糴。今饑矣。其他皆不異疇昔。伏幸鈞察。

答薛德老郎中

某頓首再拜。仙鄉距朝行不遠。凡百必自聞知。自五月十七日一晴。遂無雨。田家饑困頻年。無力車注。早禾適當孕育之時。相顧憂懼者。萬室以之。六月十日始獲通濟來書。乃五月望日。謂雨暘應期者。蓋在焦寤之先也。前日攢聚本州賑濟。及米自外來者。凡十七萬有奇。民尙不飽。歲復不登。計將安出。今幸少蘇耳。官告錢。章書走介至督府。懇祈甚切。邦人初不知此錢。永嘉之民。豈能如數。若欲取足。則不得爲郡矣。幸督府從三限之請。又諸邑所勸者。不拘元降官資多少。只就初品。今遂少寬。其間不能盡滿人意者。蓋

某力有所不及也。章書移鎮吳門。秦相開府。邦人戀且喜。但州郡單薄。迎送之費。亦所不堪。聞子韶請告歸。卒未來。何謂也。彥柔在監官。數通問否。凌季文必時相見。此以忿遽。未能作書。度夏中暑。臥病數日。今尙疲薾。拜問草草。甚愧。有可使奉周旋者。因書不外一二及之。

與何倅

某頓首再拜。執事才德兼茂。朝望隱然。式政蕃宣。此雖東職之漸。飛綏臺閣。政自不晚。鄉邦陋甚。而溪山樓閣。昔人之臨賞。風流尙存。政事之餘。亦有可以發公之高吟清思者否。投身吏役。恨未得款曲從公遊也。

又

某再拜。某占籍金華。家城北三十里。紹興初。公造化其山野。田園之氣。因得變換紳笏。固嘗面敝此恩。萬分矣。然一行作吏。塵埃逼人。坐擁文書。又復化爲俗物。上負知遇。無可言者。永嘉民頑喜訟。弊如鼠穴。持身效力。然亦不敢自欺。尙賴庇庥。未卽曠敗。自餘言不能究也。

與凌季文

某頓首。季文學士。不奉起居之久。非敢簡也。蓋更易長吏。送迎旁午。民饑財匱。觸事費力。塵埃中遂不覺曠廢許時。公在芸館中。疑若無事。而亦久不作一紙同年書。何也。豈人事紛冗。處處皆然耶。不見顏色。益久。瞻仰無以爲諭。秋陽正驕。伏惟百神相休。尊候動止萬福。中間得薛郎中書。言子韶予告還鹽官。勢必

未來近又得相識書云子韶不久參告不知已至臨安否坐此未敢治訊相見爲言區區也某竊食踰年抗走營營已爲俗吏而俗吏分上事亦未易了日虞罪去有負交朋之望耳館中書當漸備想季文日翔翺其間樂哉樂哉佇聞進用益慰老懷自餘爲遠業強飯

與章尙書

某頓首再拜永嘉弊如鼠穴皆起於胥吏之擾民龍學尙書深鋤抉去之郡民始知有生之樂去年旱潮相仍計不知所出海上之米一來而比屋皆飽判佐小吏因得竊福無慙色其所以德永嘉者固不俟誦說之區區也秦丞相開府七日而有紹興之命李端明迂吏已遣符倅受代解去郡中送迎旁午勞費既不堪言而姦黠健訟之輩又頗因此時而出沒獨陽春之愛斯民藏於心府者念念不能忘耳

與陳去非

某頓首再拜掌制勸講朝廷之妙選儒者之至榮直院舍人被九重陞倚之隆兼三職清華之寵伏惟歡慶器業益茂中外咸仰其所以屬望我公者甚大且遠未敢以此而言賀也半面微生姑見區區拜候之誠

又

某頓首再拜王公之門名位益隆則寒賤之人跡日以疏直院舍人袞袞騰上行且入夔龍之室矣如某者不識尙可以寸紙短絨爲修問之資否乎執事上或許之則記室几格之上時有三十年白首同舍生

之書亦敦篤風教之一也。皇恐皇恐。

與李端明

某再拜。某十六日既離侍右。風潮不與舟相得。宿孤嶼。翌日抵青田。暫寓湧泉寺。更三五日行矣。去大庾益遠。懷仰益不自勝。不日朝廷爲生靈。以廟堂起公。則因時濟物之心。計亦不可藏。當須欣然赴之。愚拙孤生。尙幾竭其區區。

又

某再頓首拜。伏蒙寵頒臺翰。并石刻二本。拜賜榮幸。魯公之英風。大丞相之文。端明之跋。皆傳遠信後者。某何人。亦得以名姓附致其間。蓋大人君子。筆端小爲造化。亦足以借人無窮之寵。願檢此身。以承大惠。

又

某悚息。姻事卜以二十五日成禮。遠蒙頒賜。不勝感激。章塔書生。頗能以小官節約。前日端明舉揚義榮。聚范氏幅幔。杯酒因緣。嘗以教之矣。然十尊盎盎如春。酌以授賓。衆固不知寒女之貧也。

答太平州陳守

某頓首再拜。某十九日受省劄。二十日早奉祀以行。二十一日抵祠下。卽刻成禮。前此移文者。蓋祠屬盛治。不得不布諸執事故也。上託餘庇。得以既事。方茲懷感。更蒙賜諭。愧益深矣。

又

某惶恐再拜。九重旣分遣祠祀。徹膳以俟嘉應。小臣乃不得報以歸。方屏營憂懼。莫知爲計。閣下華絨緹禮。專介臨之。懼用增甚。銜命無狀。敢復饕竊。以累司敗乎。寵頒並用回納。具于別狀。逆知執事愛憐之故。敢列其區區。

又

某惶恐再拜。別紙嗣至。已同圓絨拜領。鎖吏關白。後時之罪。愿賜闊略。前一夕亦遣本院人吏一名。詣采石料理。暨臨流。至使某與路人爭渡。所遣者尙爾。鎖吏何責焉。偶府中亦治醮。貳車臨督之。備見州郡分體朝廷之憂。無所不至。豈勝欽仰。某歸途。衆謂得一小舟。可以夜發。曉至。亦嘗面白貳車。知彼處並無和雇。遂騎而還。亦以禱祠無功。不敢託清流而自安也。蒙寵諭。謾及之。

與陳師與

某頓首再拜。某自幼年仰德。未遂披書。屬者一見。大慰疇昔。而公亦開懷笑語。相接如平生。雖嚴程見迫。徑遠門下。懷此厚意。千里不能忘也。去年建康夏不雨。秋淮西軍潰。入冬虜僞變怪。終歲不得伸眉。迨六飛還幸。則奔走道路。追隨人事。某遽有不可言者。雖欲修裁短幅。上候興居。久而未能。亦照恕之否。未卽參晤。尙勤瞻望之心。臨紙惘然。

又

某再拜。某不敢以世俗不情之語。上諛盛美。如安撫文武才華。氣節落落。與古人比。一經顛躓。久而未振。

者。豈君子之用舍自有時邪。願益調護。坐俟善類之興。某遲暮亡奇。日竊東廚升斗。背有芒刺。臨安一居。差安便。第午晚出省。不過接三數客。報一二書。遂對燈火。齋然昏睡。不復眼到書卷中。豈勝愧恨。何當從容高論。破此頑鄙。

與潘義榮

某頓首再拜。義榮中書舍人。卽日初冬戒寒。伏惟祠宮高間。臺候動止萬福。江干見公於小閣波浪之上。一語成別。豈勝悵然。自後雖滾滾度日。未能拜書爲問。而公之起居。得之甚詳。深以爲慰。如聞扁舟抵岸。徑自蘭江。與眷聚同爲北山之居。行朝是非傾側之地。車馬之氣。上成烟霧。而公乘輿一來。蕭然脫去想。當秋晴日暖。徜徉杖屨。樂有不可勝言者。殊使人懷想歆慕爲無窮也。銓曹考功。最爲關要。日得與羣胥爲敵。每搜見情狀。使士大夫不至戶外有滯抑之聲。則欣然自得。今者移置臺中。旦入午歸。遂無所用其心。素餐之恨。益不自平矣。但如舍人。必不得久在山間。事定理明。則公論又將驅公以出。承教之幸。固在旦夕間爾。鄉里聞今歲可得上熟。拱担田瘦如石。亦有穗可鎌。餘可知也。泰發近得書矣。懷間萬端。非幅紙可盡。未聞惟保練生經。坐待殊渥。區區至望。

答曾天遊

某再拜。公之去國也。某文拘不能通謁郊外。自念仰德有素。某在省戶。雖間得一見。而文書填委。坐窮日力。不能從容名理爾。後承乏爲言官。則一見之款。又不得如在省時。參差闊遠。今逾千里。其爲愧恨。未易

可平。尙惟珍重鼎茵。爲國自愛。卽還禁近。以慰士大夫日日之望。自餘難以寸筆殫布。伏幸臺照。

又

某再拜。屬有遠役。離北闕之一日。拜緘賜於舟中。伏承爲別以來。體中嘗小不平。今以全愈。豈勝慰喜。至於問勞周旋。則感愧之情。抱以西去矣。朝廷遣樞臣視陝右。而鄉人牽累。率偕攸行。恐復無補分毫。則爲懼滋甚。區區行李。已次符離。當以六月半至永興。半年後可還。長途萬里。惟有瞻嚮之懷。

與秦丞相

某稟。自再拜僕射相公。卽日炎夏。伏惟從容廟堂。神明共護。鈞候動止萬福。某備員行府。何補事功。道路無虞。咸託大庇。行李卽今已次穀熟郡。縣愈北。物愈賤。米粟愈多。如永城會亭。皆小鎮邑。亦庾米萬數。聞京洛間斗粟不三十金。造化所以相佑者。是豈淺淺。第三年之旱。人斯具舟。不得不爲之計也。新疆百姓。所以望摩拊者。事非一條。得賢守令。則朝廷不必一一措畫。彼自能因時順勢。種種辦集。選守令似常談。區區之愚。謂今日之計。莫先於此。仰惟留意。更旬日當至故都。道路節次具稟。未緣參覲。伏乞爲天下生靈保重。

與李參政

某稟。自頓首參政。某道路忽猝。不能時具申稟。伏計德宇洪深。且復蒙矜之厚。不賜過尤。下情感愧。卽日炎暑。伏惟協濟廟堂。鈞候動止萬福。樞府二十八日到京。一行官吏。咸託大庇。舊城之內。十廢六七。獨內

前槐柳茂密。樓觀尊嚴如故。望之使人涕下。新疆百姓如久病乍復之人。實無氣力。但米多肉賤。且能一飽度日。至於糜拊料理。爲經久之計。日有望於朝廷也。尙遠參侍。惟勤仰德之心。伏乞上爲瞻倚保重。

答胡承功

某再拜察學丈。今時第一等人。羽儀禁路。參贊堂廟乃宜。而淹留城都。亦一年久。何也。四川關利害甚大。且重。九重所深念。豈不謂四川安寧。則天下休息。俟時中興。致公政地未晚。今者輿圖復還。虜意馴順。既中興矣。公其益厚鼎茵。倚須騰上。以允人望。

又

某再拜。樓丈出關陝。某被旨參佐。自四月末離臨安。區區道路。亦旣百日。關陝人情安帖。措畫大略亦定。且暮歸矣。樓丈日望大旆之來。庶得面盡曲折。第聞暴水敗路。往來不快。計行李亦須少阻。願嚴督前驅。於行府未去間。得拜光儀。不勝大幸。

答孫學士

某頓首再拜。太冲知郡學士。前日同朝甚慰。然鹿鹿抗走。與公未得親也。去夏山間。承高論兩月。且開懷相與。便如平生。私自欣懌。後來承乏省戶。益多事。而公亦不爲朝廷留矣。且暮懷想。惟心自知。拜教之辱。伏承待次高閑。臺候動止萬福。上以關陝初復。命樞臣出使。夏四月被旨參佐。七月抵鳳翔。西南望巴山。如圖畫。念吾太冲飄蕭其間。而不得見也。茲忽被教。審聞動履。趙丈又具言日來爲況甚佳。旣以慰浣。而

華示委曲。奉之溫然。恍如小山飛瀑。留燈夜坐。共讀舉子試卷時也。如馳想何。樓樞措畫分屯事。大略已定。惟候一見趙丈。付以茶馬數端。便爲歸計。此只兩日間。示王普州極醇雅。第到此太後時。然亦不敢不爲官長稱其才。趙丈雖老。而精明可喜。樞還朝廷。當能力言於上也。併惟垂察。某自去秋作言官亡狀。自合引去。今尙強顏奔走者。公當照見其心。更兩月到臨安。初春當得歸。雅眷未望。他日尙蒙放死。願以幅紙問我於金華山之北。來書累紙。不敢效尤。亦幸加諒。自餘保重。不日騰摠所蘊。以福利天下。至望至望。

與張全真

某頓首再拜。去歲冬月。某備臺察員。參政大資擁節。行朝覲對而去。拘文不得伏謁。麾下人物疏微。又不敢聊修記候。南昌起居。愧懼之心。積一歲矣。即日恭惟臥鎮名藩。十州受賜。坐膺顯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夏四月。被旨參佐樞密行府。踰關陝。抵秦鳳。半年萬里。幸不墜鞭筴以歸。今茲攝吏儀曹。叨竊益甚。念異時隨衆人。出入門墻。均奉教約。而盼矚獨厚。受知最深。床庇之因。豈無所自。緘封恩意。惟心自知。雖無世俗竿牘之禮。致其區區。公未必拒而勿領也。南昌控阨江西。所繫重大。往年饑民狼顧。聚爲盜賊。今皆一二安集。爲郡縣如故。則九重之憂。亦日以解。促還禁密。講求所以福利四海之道。公其旦夕歸乎。此心復朝夕以幾。歲鑰將更。臘寒方重。仰惟精調茵鼎。上副瞻倚之懷。

答陳長卿

某頓首再拜。卽刻臺候萬福。某前日蒙臨過。喻以令祖銘文事。中懷感愧。殆不勝言。累日念之。終不敢承命。竊讀行狀。見所以種德遺後之道。汪洋深厚。非文氣蓋世者。未易發揚。顧此窮悴衰老之筆。出語蕪陋。自蓋藏不暇。敢承命乎。又念辛亥歲。公考蘭省進士。某以舉子被選。宜有諸生禮。今欲論撰先世之令猷。不仰求名手。而反下須之某。所以尤不敢者此也。懷二不敢。不以告諸執事。則輕率不揆之羞。實自貽之。願賜乎察。行狀藏之篋中。他時閒坐。被濯開卷。欲與古人同過目。故不以歸納。併幸裁照。區區尙幾面言。

謝何直閣惠詩文

某再拜。前日得見。已如對冰雪。徐讀所惠詩文。五采交眩。正味粹然。眞所謂赤瑛之丹。所不能抗。金莖之露。所不能擬也。豈勝欽嘆。某行有萬里之役。置此篋中。可以洗濯道路之塵。鎮壓風波之險。敢不再拜。

答井都運

某頓首再拜。都運中大。春序晚晚。伏惟臺候勳止萬福。某數拜車馬之臨。已深銘荷。昨日又被長牋之辱。有所悚感。意勤而禮過。非所宜蒙也。某嘗謂事功之不立。非世乏材而然也。天生一人。自足一世。用謂乏材者非也。不材者貪進而忘其陋。有材者計功而愛其力。此事功之所以不立也。不材者貪進。不自知也。有材者愛力。智太過也。古人則不然。揣力知分。不材者退聽。故無僥冒之譏。念國憂時。有材者展用。亦無獨善之蔽。君上馭人羣而立事功者。如此而已。左右綿歷之久。養成俊偉之望。甚盛甚休。夫取四路之材。供億十萬之衆。此非綿薄者所能。左右如探帑藏而餉賓客。取之用之。一談笑而辦。眞念國憂時之士。

騰驥展用之日。而雅志方有鼓柁出峽。泛長江秋水之興。無乃近愛力之嫌乎。使者雖甚愚。爲朝廷奏退有材之士。非所敢也。借曰瓜時將戒。未見代者。然大師臥病。從他司上之。於賓主之間。若有未盡。勉出袖中之手。力扶關蜀之民。誠有望於左右。勤書言謝。不覺縷縷。切幸深察。

與何樞密

某再拜。樞密一日峻除。固知慶慰。萬里遠使。諒亦勤勞。如聞孚通和意。太母回鑾。成此休功。尤爲盛事。某被睠甚雅。贊喜獨遲。拘繫之身。不能自力。惟切瞻望而已。

又

某再拜。某辛酉之行。爲上流而出。仰託朝廷。不至敗事。抵襄陽。被受分畫指揮。便知此責不輕矣。畫疆分界。元無定處。止令與北官商議。索價之高。勢自當爾。使某滿足其意。委之而歸。則勒馬東還。豈俟今日。調和內外。事有萬端。不失此軀。真爲天幸。使樞密不聞其略。當亦想而知也。稽留使事。朝廷旣不以爲罪。而虜意似亦稍緩。豈密庸之功有及是耶。幸甚幸甚。然疆場凡百。皆已措畫。不至上煩鈞念。仰惟照察。

又

某再拜。某受生艱難。所遭無易者。去歲一病瀕死。衰羸顛眩。力病赴事。正此擾擾。胡宣撫疽發。不十日而死。軍無主帥。百事散漫。人心搖兀。不敢顧避小嫌。悉爲料理。誤恩過聽。就畀付之。不勝憂懼。某豈辭難避事者。誠以病後心志凋落。體力未全。又積習之餘。觸事掣肘。累政務以姑息苟安。寢至難遏。今費用自十

萬緡以下。皆不論也。四川又嗔催常賦。黨庇遊謁。一不如志。嘲謗四起。此其奈何。區區之懷。有未易言者。續一二布之堂廟矣。

答何憲掄仲

蚤辱故人華示。惕然悚懼。退而被濯誦之。悚懼增甚。薦士盛德也。惟魁傑有重望。氣力可以運動感移者。乃克當之。區區綿薄。敢事此語。蓋田有賈。既貧且病。每見道旁寶玉。雖眼明心動。然欲市而取之。則貧無資。欲懷而去。則病無力。抱空恨而已。雖然。朱邑嘗爲張敞曰。臯夔稷契。其人不因閣下而進矣。此言薦舉之力。止可施於中人。非常之才。不待薦而猶興也。岷峨多士之鄉。所謂中賢之可薦者。既坐綿薄。而非非常之士。又將不因推轂而進。反復無以當厚意。此所以增悚懼焉。行大用矣。願以今日所以見告者。他日躬行之。以寵善類。敢持是說以謝。

答張子公

某再拜。下喻稱提本末。具悉臺意。此事在酒務言之。利害昭然。豈有無本而能取利者乎。在宣司言之。亦有不得不論者。成都有稱提錢近二十七萬。其借有酒本者。二十六萬有奇。借而復還。闕而復取。乃爲旋轉。若一去而不返。久假而不歸。所謂稱提錢者。殆虛名也。一旦引法有敝。孰稱提乎。然某所謂取者。非謂遽竭之也。量與趨那。庶一歲之內。於酒務自不覺欠。而於稱提錢本。漸有復還之理。所以止令本利相度。自趨那數目。漸欠補還。而不敢科爲定額者。此也。敝司無綱紀甚矣。諸庫務或出入無文記。或金銀與雜

物同歷。每放一事。悉名在而實亡。營田有石數在歷。而倉則無之。馬有匹數在歷。而廐則無之。官有請受在歷。而人則無之。其他不可殫舉。某備員以來。例皆考究。略使就實。如稱提錢亦是。愚意所見如是。未嘗與人謀也。到此未久。人未知心腹。所欲知者。皆博詢遠問。而斷以愚意而已。至其中否。則未可知也。尙書試爲深思之。

又

剝佑錢一事。尤荷下諭。豈不深感。承公不勝怨罵而罷去。某所親聞於胡文者。而愚意復不以爲然也。剝佑舊法。在處行之。而獨四川能起怨者。何耶。此猶未論。而於軍中有大利害。尙書亦聞今年冬絹幾敗事乎。七月初。諸處多是弊絹。都漕司無以爲計。乃至退還。彼此推託。不肯收受。資閩二州是也。退而去者。無人擔負。則道路驅率鋪兵。捉拽人戶。而絹無所歸。今年已如是矣。州郡官吏。安得皆是賢者。所在容情作弊。期限甫逼。弊絹畢至。欲盡退還。則軍衣不敢後。欲以弊絹與之一夫有語。三軍不能平也。欲取官吏加罪。能盡停廢乎。尙有剝佑之法。可以防閑。俾汙官黠吏。知其必償。而少自戢爾。以聞向來剝佑錢。不依法取。於合千人而科之民間。或剝佑不以實。而良絹亦或遭之。殆恐招怨之由。有在是也。若取絹之真弊者。以實佑之。以所佑之數。從合千人征之。取一二尤無狀者。按黜之。似亦無害。若旋行允當之後。尙有無稽之論。則付之勿恤而已。更望尙書不以其愚而終告之。幸甚。

與樓樞密

某頓首再拜。某正月至軍前。蜀人皆襍被入山。士卒懷見啖之意。謂其必以土地予虜也。二月十八日還。自涓上。人心方少定。而胡承公死矣。倉卒之間。中外譁然。某夜半入府取其印。盡籍府庫而收其文記。呼諸將戒諭之。至明。出榜通衢。應軍事許詣宣諭。司自陳。方得安帖。數日之後。率楊政以五千人。齎十日糧。城與趙原。以控虜來路。可守可戰。蓋諸路之衝也。城成而畊者四集。于時已恐爲朝廷所留。亟遣人致懇丞相。且猶妄以鈞府爲言。謂不起之廟堂。則宜付之西方。今乃大不然矣。宣司積弊。不可開眼。不免略以法度繩之。已措畫數千牛。勸將士盡畊綠邊之田。來歲不儉。則蜀人其少寬矣。恐欲知此間曲折。謾縷縷布之。

答何憲子應

某頓首再拜。提刑直閣。伏被置中。惠帖。審聞卽日。臺候動止。萬福。不勝感慰。某去歲旣一見。各有萬里之役。自中夏孤寄西南。便願相從。晤語。第以夏秋不雨。關外民饑欲死。水運方斗升而進。一司弊事。無處開眼。意欲撥遣措畫。略見次序。然後屈致。旆從。相與閉閣密坐。開道心胸。以慰平生。今得書。而公以奉常之命。背我去矣。賢俊得路。羽儀朝廷。豈不深慶。惟瞻見之末期。亦撫躬而增慨爾。丞相外傳。并道中佳什。遠辱寄示。價重萬金。東林後壁小詩。不謂亦煩過眼。三帖俗謬。公獨不掩覆之。俾人得以相暴章。何也。并用愧感。公之東去。指日騰上。爲名公卿何疑。然澄清之志。陰德之語。雖朝夕勿忘也。某蒙上委寄。無他奇畫。惟嚴法度。示信義。使人漸由綱紀之內。自餘買牛置農器。力勸將士盡畊綠邊之田。歲儻不儉。公私其少。

寬乎。屬在原頭。按閱草草爲書。姑慰愈遠跋望之懷。其他不能周盡。惟道塗保重是望。

與樓樞密

某再拜。會稽大府。密邇行朝。增職付之。可見上意。蓋旦暮召還。參秉政事之資也。阻遠無緣。詣門下稱慶。東望瞻仰。何勤如之。伏幾益保粹和。卽膺真拜。不勝區區頌願之心。

又

某再拜。去歲九月。遣介持書謝政府。仍奉短記。至永康人行未遠。已聞帥起之命。計只就紹興投呈也。正初王直閣。附到緘貺。備審曲折。深以感慰。東朝就養。天下休息。樞密從容輔郡。爲朝廷增重威德。計亦可樂。某遠守邊徼。坐移晷景。一無足言。其未至曠失者。實餘庇及之。此朝夕之所以懷感也。戒諭寬猛之道。書紳感銘。某受於天者。終不能改。而人事矯揉。今亦庶幾焉。

又

某再拜。承乏窮邊。當綱紀盡廢。財用殫竭之時。加以夏旱秋霖。無所措手。雖自去年人馬無調發。而日前調發之費。方與了絕。幸朝廷可移司之請。遂得併罷官吏百輩。遞那人馬。就食水運。并以營田所得。兌賣計司。以此數項。自利州而上。已減水運二十四萬。減和糴十萬。罷催布佑錢三十二萬。激賞絹錢四十三萬。激犒錢四十萬。軍器物料錢十萬。關裏外大小麥在土者八百頃。稍得一稔。更當痛爲捐減。秋冬間力懇朝廷求歸。雖不得祠宮之祿。亦所願。儻有未遂。一言之助。豈無望於公乎。是時續布再三之瀆。

與程樞密

某再拜。伏承擢從內相。超置右府。得士朝廷之福。用儒吾道之光。伏惟懽慶。樞密蓄積待用。爲日已久。雍容班列。間識與不識。皆知爲廊廟器。士人相賀。不在今日。更惟益調與寢。寔承寵賚。以副中外之望。

又

某再拜。某蒙上寄委。承乏西邊。才短人微。日虞曠敗。非朝廷假借。使得自竭。則此地未容以歲月苟也。商秦岷隴。凡利害重大處。分畫一切了畢。若無所與者。今月十七日。已移司利州。自是併減官吏。省節漕運。利復不可言。旦夕別具呈稟。自餘疆場寧靖。不乞鈞慮。

慰句龍中丞

某頓首再拜。頃聞先朝議以微恙終壽。初不敢信。而傳者衆至。知公果抱此憾。驚吁悲悼。不能自己。何造物者專以桀禍扼公。使凶險相仍。而不得振耶。親猶失之。他尙何云。至於孝愛絕人。一旦孤立。起居笑語。以時追慕。其痛傷顛頓。銜毒茹悲。當有大不堪者。節哀自重。持平奏吉之後。以大勳業照映門戶。則九原猶可慰也。

與程舍人

某再拜。某前年冬使道西出。至江鄂間。見邸報。伏讀姓名。恨已遠外。不得見。去夏以來。獲接西南士友所。以講聞。盛譽甚休。日以君相得賢爲慶。而不敢爲左右賀也。方圖移司小定。修咫尺。求自通敘。不謂肯臨。

之記萬里先到。懷此愧感。無言可喻。果不彼外。區區幅紙。當繼此以進矣。

又

某再拜。朝廷尊榮。武事向息。必有雋傑。出爲華藻。宜舍人之不掩於蜀也。欽仰之甚。彥實器先諸公。頃皆省戶相從之久。粹然之氣。今猶不忘。自應有同舍之樂。順之聞其請祠。不謂已爲古人。聞之傷痛。併蒙見告。尤知瞻意。

又

某再拜。孫法曹得稱譽如此。賢可知也。弟本司官屬。機宜而下。凡十員。除兩員專管治種田。不用士人外。餘八員。乃張漢之。曹績。湯沂。成侗。樊奕熊。彥璋。范寧之。范芑。皆已入幕。內三四人未奏名者。先試以事。然已充數矣。某去年孤入西方。眼無相識。訪而不可得。如法曹也。豈易聞耶。獨承命之晚爾。雖然。不敢忘也。

與李殿院

某再拜。伏審密承殊眷。擢置副端。朝廷得人。士類稱慶。殿院殖學抱器。蘊藏有日。今此發揮。其剛明之氣。忠厚之澤。雍容於人主之前者。想惟炳炳然也。富貴鼎來。前有萬里。此正未定爲左石賀。少見區區之意。云爾。

又

某再拜。某辛酉之冬。奉使西方。睽闕以來。今涉三載。傾遡道誼。曷日而忘。其不能以時上記。則遽冗奪之。

亦辱照恕之否。邊徼在天一涯。邸吏以狀至。喜君子之得路。書不逮占辭而遣。併遲旦夕。別奉峻除之賀。

答資州邵知郡

某再拜。某萬里遠來。目見陝蜀利害。朝廷既自有所處。虜意後來亦漸衰。謂可以不至甚愧而歸矣。軍無主帥。忽被承乏之旨。憂愧殊無計。但重爲力而誅不勝。朝廷他日雖憐之。無及矣。瞻照頗深。亦有以相警。悟否。不勝因風之願。

又

某再拜。軍前解甲。士卒皆休息。不勝幸甚。但屯列十萬之衆。饋餉。激犒。器械。寨柵。無一可罷。用度動以百萬計。略州縣而不問。則他無從出。外有闕誤。則內爲郡邑之憂。督而急之。則郡邑亦窘可憐。第恐彼此照察。於本司合起窠名。不至有闕。是爲大幸。下諭激犒錢。方且圖之。尤見留意也。因示故縷。

答提刑何祕監

某再拜。丁巳參際於建康。戊午周旋於臨安。其後某承乏省戶。舟銜上夔峽之水。自是不得均茵馮矣。東西萬里。郵置渺然。雖劇奉懷。何以自見。今不復縷云也。執事學業風流。久嘗羽儀朝廷。持節鄉邦。固自遠有光華。而論人物進退者。未嘗不竊以爲恨。行觀騰上。以滿輿言。

又

某再拜。去歲被旨出使。止是撫諭江鄂。因爲川陝之行。中道得分畫指揮。遂此留滯。數月之間。以身嘗死。

者屢矣。今復掛繫於此。憂深責重。如擎磐水而立。來示委曲。深見朋友之意。尤切感荷也。關外大旱。合江而上。水流如帶。軍儲升斗而進。又與洋間憔悴尤甚。近減戍入關。盡捨二州支移。及減免和糴之類。方有生意。欲推而廣之。勢猶未能者。一司千瘡萬孔。皆未補塞。區區之懷。欲言不盡。

答巴州周知郡

某再拜。縷縷之諭。一一備悉。某到此愛惜錙銖。如私帑中物。聞左右節用之言。豈勝欣喜。雖然。吾人又當體國觀時。較量輕重。不可一槩論也。靳數夫之費。此郡縣之小節。撫存來歸。乃朝廷之大恩。至於不循教令。爲孽害民者。自當付之以法。更惟財照。

答喻運使

某再拜。省戶游從之樂。回首如夢。每念小窗孤寂。側耳聽公高雄偉捷之論。于今使人不能忘也。漕粟輓餉。已非所宜。今復投置。可爲浩歎。何當見左右騰上青雲。以文字飛鳴。慰此旦夕之望乎。臨書之懷。猝猝難道。所謂心之精微。不能致萬分也。

答鮑右司

某再拜。別後瞻企。良勤中忤。兩嘗修問。皆徹視否。初聞榮躋。幸蜀。方竊慶慰。旋知復出江上。國事勤勞。自無外內。委之重者。豈非付之親耶。更少展力。徑登禁近無疑矣。某因緣使道。遂成留滯。屬歲不登。一司蕩然。無復綱紀。隨事補塞。未見功效。惟日憂畏也。此懷何當面旣。臨書增仰。

答簡州李知郡

某再拜。爲別累年。不輟西望。緘書不致。愧亦如何。去冬銜命而出。正月抵故鎮。諸郡記問如束筍。而公無一紙相訪。每切疑怪。今領惠帖。乃知嘗辱遣教。何所遺墜。使不及拜也。簡政固報成矣。而北山之約。遂成謾語。深切慙負。此身流轉於利害之場。久而未脫。狀如孤舟。縱入波浪中。勢雖未定。抵岸之心。元不忘耳。懷嚮道誼。惓惓無以爲情。何當密坐。傾倒此意。臨書惘然。

答簡州文知錄

某再拜。盥讀緘書。已知鼎味。詳覽巨編。究見所存。某何人。荷不彼如此。深感幸也。踐執事之言。不至虛辱。庶其可以酬厚意爾。

答潼州宇文龍圖

某再拜。自聞抱琴瑟斷絃之悲。日欲修慰。遲頓不敏。汨沒於文書兵食之間。久而未暇。來緘先辱。奉之惕然。且認拊存。不見斥絕之意。愧感深矣。奉祠之請。初何爲而上。朝廷重違雅志。聞已報可。伏計命至。卽行矣。拘繫終無緣瞻望。以慰平昔。爲恨何窮。

與王參政

某再拜。自聞鈞旆。奉迎淮上。東望延頸者。今已閱月。九月二十九日。果口德音。想惟寶馭渡淮。率先拜舞。雍容班首。驩動百僚。君臣之慶。可謂盛矣。無緣面贊。但切馳情。

又

某再拜。某遠守邊徼。朝廷有大慶。而不得與百執事之後塵。蓋亦骨相之貧也。比見省劄。知有新執政。而未知爲誰。不敢輒具啓。續當遣發。乞參政爲一言之。干冒皇恐。

與兵部程侍郎

某再拜。紹興壬子。廷策進士。某忝隨諸生後。獲望光塵。又三年試吏永嘉。此身日多事矣。瞻仰道誼。雖無日不謹。而候承記室之禮。曠不及修。疏慢之罪。欲自文而不能。侍郎丈。尙存雅故。而炤察之否。臨書敘列。愧怍滿懷。

又

某再拜。某去冬被旨出使。中道讀邸報。知執事者將還朝。竊自慰喜。謂旦夕使道東歸。不以罪斥。則均茵馮而耳。教約尙可幸也。疆場無人。就蒙留師。不惟綿薄淺闇。不克負荷是憂。而相距萬里。承顏未逮。中亦歉然矣。百遽爲書。姑見萬一。

答渠州知郡郭直閣郭思之子

某再拜。持辱緘示。先閣學士詩。盥讀再拜。如見風采。其憂時之心。先見之明。與古並駕。而潞公之知人接士。又何其絕俗也。三復欽仰。非言可盡。

答京西蔡運使

某再拜。信叟來能言動靜。謂爲政甚力。及讀來緘。果見料理荒殘。所以爲國爲民之意甚遠。不勝欽歎。某猥當邊寄。責重憂深。疾病之餘。志意衰落。非前日上竺山間人物也。何當一見。道此心曲。

答江西蔣運使

某再拜。伏自拜違。今將一歲。所謂僧坊夜話。道次語離。此懷未嘗頃刻置。誠以回首萬里。各在一涯。抗走塵埃。略無修問之暇。記室指以爲尤。某亦何辭。來緘臨之。更被甚溫之語。使人益以感愧。此懷猝猝。萬一不究。

答簡州李知郡

某再拜。類試特恩進士。念非老友。莫可爲諸公持銜者。盥讀策問。欣然歎仰。不知勤動之有愧也。更辱遣問。感亦深矣。區區之懷。餘不能盡。

答懷安羅知軍

某再拜。臨安仕宦。大抵相值頻。而款晤之日少。及其別也。飄忽東西。各隨所向。惟自企懷爾。棘寺美解之後。記問不能通。今忽被貶。感慰如何。獨以相距正遠。未緣面敘。臨紙此懷。尙有不勝言者。

答銅梁王知縣

某再拜。去歲入西方。便聞賢譽。獨以未見爲恨。繼而承乏軍前。相距正遠。一紙之薦。姑見區區欽慕之心。無足德者。率易之罪。恐未免爾。尙幾仁明。有以原察。

又

某再拜。別紙之諭。備見君子之心。不相視如他人矣。深所感佩。軍儲不可減。誠如來教。吏祿可裁者。尙未諭其說。願詳及之。求之節儉。真是確論。此區區蚤夜所不敢忘者。某自到官。燭以寸計。果以枚計。人或笑其瑣瑣。而某獨謂積習爛漫之餘。不先從自己。與本司正之。莫可回也。今已得移司指揮矣。併省官吏。輕減水運。又復力勸諸將。盡耕沿邊之田。來歲儻不儉。庶可漸寬。每取州郡一錢。如割截身體。敢忘痛耶。因左右縷縷布之。

答譚監務

某再拜。長至令辰。以軍中後於治禮。不敢修問。駢臧寵臨。愧荷深矣。新陽已亨。道德方應時而茂。百順之臻。不復以頌賢者。惟幾爲遠業。自愛重。

又

某再拜。書記之妙。意曉之溫。佩荷雖深。亦有餘愧。督苟簡以治職業。率將士以就計律。人儻不以爲難。而諒其愚。庶幾可濟。至於腴膏血。就饋餉。內已困弊。而外猶告不給。殫竭愚慮。欲救萬分。而未得其策。三慶之目。獨此爲未敢領。雖然。終期不負閣下之意而已。

答賈茶馬

某再拜。馬政朝廷所先。茶賦蜀人所病。隨宜兼濟之。當有能者。宜九重之不能捨左右也。久跂來音。頗勞。

東望。茲忽被貶。何慰如之。少出袖中之手。以秦之政。便可一新。不勝至望。

答劉黻戶部

某再拜。去年中夏到官。秋冬間臨安故舊。有遺書道盛美者。及接此間士友。其稱謂閣下同一辭。所恨事權非前日比。自官屬之外。盡是朝廷除授。無路可以振揚光輝。然以所得人物姓名。布聞造化者。當爲左右勉之。計朝廷以簡拔善士爲急。當亦自有進寵之命。何待鄙人之言。

答喻郎中

某再拜。去年中秋被專帖。時以病後目眩。忽猝之報。命筆史床前書之。使者去。事隨日生。又四面書問如束筍。奉懷雖深。不復通記矣。正此愧仰。遽領華示。便若對面。何慰如之。山居無事。文思當益清苦。相從之日。渺未有期。臨紙傾遡。

又

某再拜。駢緘爛然。與來帖俱玩。不能去手。齒宿意新。字字有來處。非後生淺學所能讀也。東朝就養。朝廷禮文新煥。必尋執筆華藻之士。爲時特書。公其可以趣裝矣。

答賈茶馬

某再拜。左右持心剛明。發於政事者。類非習敝玩常之態。欽仰未易一一云也。願方孤寄遐邊。每以區區無所借助爲恨。今少快矣。雖然。久壞者難遽治。違人者衆怨集。委蛇曲折。以濟利刃。此所望於左右者也。

辱知敢爾。

答瀘南安撫李待制

某再拜。某東陽陋人。晚就科名。竊斗粟以活其孥。平時講聞盛譽。願識而不果。今茲備數守邊。雖有聯事之幸。而參晤之期。猶坐拘繫。馳遡道德。何勤如之。區區此懷。言不能盡。

又

某再拜。瀘爲名府。付之得人。朝廷無慮。第老成君子。當羽儀華近。淹之師閫。未爲允也。某疾病之餘。志力衰落。負此重責。蚤夜憂懼。警悟之益。後當丐諸左右。茲未敢爾。

答韓參議

某再拜。撥煩之久。付代而歸。想如解縛。至於親故相見之懽。園舍幽適之趣。樂亦無涯矣。第憂世之心。功名之會。方相遠而未遂。識者豈容無恨。更煩別啓。爲禮過勤。俗冗相仍。占辭不逮。併惟照恕也。

答致政李中大

某再拜。伏承賜閑之命。已遂所乞。蓋易退之風。朝廷之所樂聞。而士夫之所欽仰也。休養天和。年德彌劬。其與俛仰於名利之場者。固自有間。無緣面慶。更辱先貺。感愧之懷。言有不能盡者。諒察之可也。

又

某再拜。遇知友必詢動靜。如聞日來體力稍安。固已爲慰。今茲被貺。喜可言哉。脫俗吏煎迫之苦。而就家

食從容之樂。宜不藥而愈也。某備數鹿。凡百如式。裁節用度。漸爲蜀人求安樂之道。未知得濟否爾。因知愛言之。

答虞運使

某再拜。賢者撥煩。非所宜易。漕夔子未厭衆論。然不擇事而安。古人之心也。比以遣發田候一軍。老小踰二萬衆。舟車之須。供饋之費。本司雖已一切戒約。各有定數。然經由路分。儻不調護出之。必遣州縣之憂。故冀得君子。蚤來協濟。田今行已久矣。公亦可無事。然度亦未出峽。且煩在司照顧。下訪少遲。無害也。伏幾諒察。

與羅中丞

某再拜。往者漢中饑。又關外居處之民。日有移徙。今夏漢中麥大熟。而關外疆場已定。人情甚樂。雖對境時有文移。整會細故。及陝西叛亡欲來者。不過以禮酬答。善言謝去。率無足慮。惟是疾病之身。年來衰替。勉策鈍滯。終恐顛錯。上累雅故。此其所以不能頃刻安也。中丞亦有以警教之否。

與樓樞密

某頓首再拜。四川連關外大稔。營田所入。及二十餘萬斛。魚關合江上下。廩庾皆滿。水運之弊。亦十去五六。今秋又與吳少師。於興趙之外。馬嶺之間。修築營田大寨。軍民安樂之。來歲科敷於所減百八十萬緡外。當更裁損。近又約到北官。定洮岷界馬路。並無妨阻。應分晝事。一切了畢。第某自賤累到此。幼累翻病。

豚犬新婦。六月未姪。子中胃反而死。又老身疾病。比舊遽衰。黽勉從事。其亦何聊。俟及兩考。從君相丐祠宮之祿。未知得遂否爾。

答勾龍中丞

某再拜。某守邊何能。行亦再歲。蜀士夫固客之。而區區自省。實無以自容也。兵未可遽銷。費未可遽削之。論如坐吾軍中。而見其情狀。豈不銘歎。至謂其間自有寬省之術。則小人日夜計慮而未得者。公其終惠之乎。惠一言使見大略。更容思索以進。則豈獨某之幸。公所以幸鄉里者多矣。至叩至望。

與樓樞密

某再拜。某去年冬月。嘗拜稟目。計遂呈浼。近領六月二十八日所賜緘帖。既荷不忘。又得以詳起居。慰浼殆不勝言。久不收鄉書。但聞夏旱異常。深以爲慮。會稽大稔。仁人之澤。自應爾也。某鞭策驚鈍。凡百粗見倫理。前記亦布其略。謾以裁減數目。拜呈右護軍。昔養六萬。今九萬人。又十年功賞。三師下轉行十萬餘人。歲計尙牽拽不合。其所裁減。皆本司所用度也。利州以下。水運減三分之一以上。至魚關一節。僅減五分之四。以本司營田及糴買數。就關頭兌那。故有是也。魚關計司四月支。歲計有一年之積。本司儲粟。今百三十萬斛。異時備邊米。常不滿六萬。今歲再稔。數當加多矣。然蜀人獨以不盡除去窠名爲恨。此所不能辦也。今年五月。成二考。專人丐祠。文字已在道。未知便得遂否爾。

又

宋修撰之諭。恐應命不及。此間並無辟差。窠闕屬官。舊係本司專用。近稍稍從朝廷除授矣。此外惟關外四倅。計辟皆已有人。其爲代者。近亦朝廷差人矣。范徹者若在川中。渠當自知。蓋今日宣司。非異時比也。一書報修撰公。乞鈞旨送達。周會稽介潔而能官。託大庇之下。惟惠顧之。幸甚。中間相隨宣諭一出。墮馬損臂而還。亦嘗干扣廟堂。命薄無所成就。某氣力微弱。有言無效。樞密能造化之否。率易爲致區區。皇恐皇恐。

答瀘南李待制

某再拜。願見懷日日之私。拘繫不得前也。下諭有訪逮之約。奉之欣懼。左右以法從名流。上煩臥治。豈當輕戒行李。貽館人道路匱薄之勤。公文不敢輒違來命。姑依應而往。若以所欲論者。違幅紙詳告。自足以通千里之心。公其深照之可也。

答成都路榮運使

某再拜。下諭職事二件。備見留意。祇以欽服。貫頭錢逐年承例入帳。得旨科撥計司。非敢輒取也。水火不到錢。亦是有制置司以來取用。獨今年某奏知。推與計司。令分州郡之窘。使非舊例。敢創開耶。目今養兵如昨。邊備不可弛。頃所減二百萬。皆是苦意裁節。宛轉那兌之數。若計司歲帳。雖一一盡得。猶闕三百萬緡。朝廷方今多方剗刷爾。鹽井所亦是歲帳。得旨之物。約時價爲高下。初無定值。貴司知市價。則知計司所取爲虛實矣。至於必欲取鹽自賣。恐亦紛紛。已禁止計司。仍於價值。令相周旋。旦夕因見。自可與之面

論也。

答賈都大

某再拜。下諭督過之言。聞之愧悚。然愚意以左右申請爲是。則不敢也。使臣請給。既無所歸。自當申明。但欲以歲帳內所取絹。互相支兌。則不相關矣。茶馬司錢絹。前官與宣司辨爭。非一日。某頃時所以一切聽命者。非不能爭也。知左右純誠無他。前人起瑕釁。置機械。欲使公蹈而發之。故專爲左右破此爾。今若更指前項絹。爲押馬使臣請受。則似太甚。若此絹可支爲利路。使臣請受。則責司凡有闕乏。皆得指矣。老先生其亦出於一時勿思耶。某愚無能。惟平心論道理。自謂無愧。至於督過長者。豈某所敢。職事所在。時乃一鳴。正惟知友見諒也。愧悚愧悚。

答夔路鄧運判

某再拜。鹽事以所未安。再煩條畫。以繫重大。雖四顧無害。及其舉行。尙當有礙。切勿憚往復論議。令見的確也。夔路米比二十三兩年所運。已減三分之一。近又兩次將利路餘舟分借。然而米運終不前。何也。零落留滯於江干寂寞之鄉。米敗而人散。動踰歲月。豈仁人君子。每形愛物惠衆之言。見於施行者。乃如是相戾乎。左右必有以處也。利米欲於閬州出卸。亦戒都漕司。如所論矣。併幾諒察。

答簡州何教授

尙書。上古之書也。但尙書傳於今者。非上古之本。上古書皆科斗文字。孔氏已謂時人無能知者。更以竹

簡寫之。則易科斗爲隸書。遂多訛謬。或謂逸書若稽古之上。猶有粵字。字旣脫落。又以若爲順。以稽爲考。左右破安國此論。而專以稽古爲義。此可以類見左右之學矣。可勝欽歎。後漢所傳尙書。孔融作傳。鄭元註解。陸德明知其非孔氏本矣。學記引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鄭氏註云。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尙書。今亡。是知元果不見孔氏尙書也。孔氏書。晉元帝時復出於豫章。流傳至今。今日適吏休少閒。因與左右論之。

答潼川路于提刑

某再拜。獄囚姦淫。宜端人之所共嫉。前期申明。使黠計不得逞。豈不甚善。但先列罪人之詞。而繼之以今來勘狀。則惡跡昭著。今乃謂勘狀雖爾。而罪人之詞云云。疑若助桀也。來書示諭再三。已曉然矣。吾人何心。激濁揚清。深有望於賢使者。故不得不爲左右辨之。道理旣明。便自不足置慮。幸察。

答范運使

某再拜。牛車之喻。備見經畫。所以求欲寬民者。無所不至。但聞卓筒與牛車。自是兩般。不可更相爲用。兼水脉增減不一。大井之水。人力取之。有不勝。則至於用牛車。歇水小井。雖牛亦當暫停。今槩變卓筒爲牛車。未詳其說。蜀人困敝極矣。要當以不擾爲先。徐徐因事調護。乃爲得計。又欲尋遺利而取之。雖意在裕之。恐後日不能無患。賢者之心。洞洞可見。職事有疑。不敢不進其愚。更望詳察。

答韓知郡

某再拜。傷農之憂。尤見遠識。此蚤夜所不敢忘也。諸漕大率以無錢爲辭。勢亦不能辦。宜司分託諸郡。微增市價糴之。而悉意相助者。十不二三。殊可歎也。目今已糴數亦五十萬。通營田儲積。凡百四十萬矣。但勞心費力。譬如粟粒。不知頭數。蓋相助者寡爾。今年營田。比去歲增廣。公當亦爲我喜。因照愛。故及之。

答西路何提刑

某再拜。久不瞻晤。雖日對文書。未嘗不懷冰雪而跂思也。忽被專教。豈不慰感。然連紙爲劄。相置於疏絕之地。不復具記問。如知友。當有獲罪於執事者。願勿自知爾。愧甚愧甚。令弟雖未見。書聞氣格已可喜。稱薦出于率易。不足爲德。某承乏邊陲。行欲再歲。區區無補。何愧如之。凡可警悟者。日願不彼臨之。而未之有聞。不勝叩望之至。懷間萬端。因書不能具道。諒察幸甚。

答合州楊知郡

某再拜。三江之衝。餽餉之冗。雖各有專職。亦賢守是賴。左右材器敏博。不惟自當以惠人濟務爲己任。而人亦以是望公矣。扶助整齊之計。亦不得辭也。譽望旣休。寵進直可倚而俟爾。

又

某再拜。凋瘵之民。久思休息。而某以綿陋閭淺之資。適當其責。非諸郡肯同出力。則區區鄙人。其曷有濟經營之助。警發之言。則惟朝夕以聽之。無實過情之譽。旣不敢領。亦非所望於知友者。馬正惠公守邊之事。誠至論也。敢不欽拜。

與李中丞

某再拜。中司之選。尊重而先榮。祖宗以來。非學問行實兼著者。不以付之。蓋參贊大政。惠休生靈。皆便自此途出。中丞其爲時茂對茲寵。區區賀幅。當繼是以行。

又

某再拜。某甚陋人也。蒙上寄委。不得以陋辭。黽勉邊陲。行亦兩載。爲蜀人旋減科賦。今亦二百四十萬緡。種營田一千二百餘頃。第養兵如故。而陞轉十年以前。軍功未已。蜀人方欲盡捐所賦。此所不能辦也。至於謹關梁。練士馬。凡百不乞貽慮。

答榮運使

某頓首再拜。運使大監。奉教。伏承夏氣已炎。神相吉德。臺候動止萬福。不勝感慰。別久。懷間願道者非一。然千里遺書。精微難盡。則亦付之因循而已。辱賜所以尤愧怍也。激犒錢之諭。備見君子薰然之意。第某亦無可爲計者。欲取諸軍更戍之錢。將士有名之費。自今一切罷去。則違拂人情。似非爲國慮事者。彼乞盡行蠲減者。皆州縣小吏無知之語。此輩無事則瞑目亂道。有事則斂尾如鼠。左右當自照知。若元降指揮。則已令報下。至如今年所取之數。亦有近畫之旨。某必不敢鑿空爲名。誑欺貴司。罔取西路之錢。至於所取窠名。則自有累年舊例。大旆坐府固未久。如同官運使。應副軍前者。非一宜撫矣。何今日而獨見詰歎。雖然。如左右所論。豈不較然。但吾人職事。當通而爲一。凡有利害。均爲國事。不可見此而忘彼。大抵今

日之事在於同心講究。共尋撙節之道。經營一件。然後補除一件。此錢自百八十萬緡。裁減將一半。今一半者。念念捐減。而力有未能。每歲終。具支用數。上之尙書省。非不敢使朝廷聞知也。自領來示。夙夜思之。必不得已。則去年十月以後。所添并戶錢引一道。當指以爲窠名。儻用此塞激犒之冗。似可少寬旦夕。當行下矣。區區愚陋。煩左右鑄誨。至於縷縷。而未能相稱。使公盡洗煩苛之志。未得行於四川。可勝愧恐。更望深諒此心。而原貸之。於理有未當者。卻須再示。皇恐皇恐。未緣參晤。伏幾爲遠業加愛。

答錢宣幹

某再拜。綿陋當重寄。願得賢知友之助。此旦旦之心也。左右辱臨之。豈不幸甚。但無所被受。而增一官。有所不敢。先煩權攝。以待後命。又旣無員使。左右自諒。所以處此者。當亦無策矣。更俟檢會前申。求速置以稟堂廟。併望照悉。

答夔路鄧運判

某恐悚論事各有所見。不能使人同也。第官中文移。必得應報而後已。省部日日行下。某豈得終已哉。若疏駁。卻有未當。條析再來。自是無害。吾人于官事。何所容心。大率只如爐亭中講題目。衆說交攻。歸於至當之論。其爲友朋者。常自若也。願公無疑。幸甚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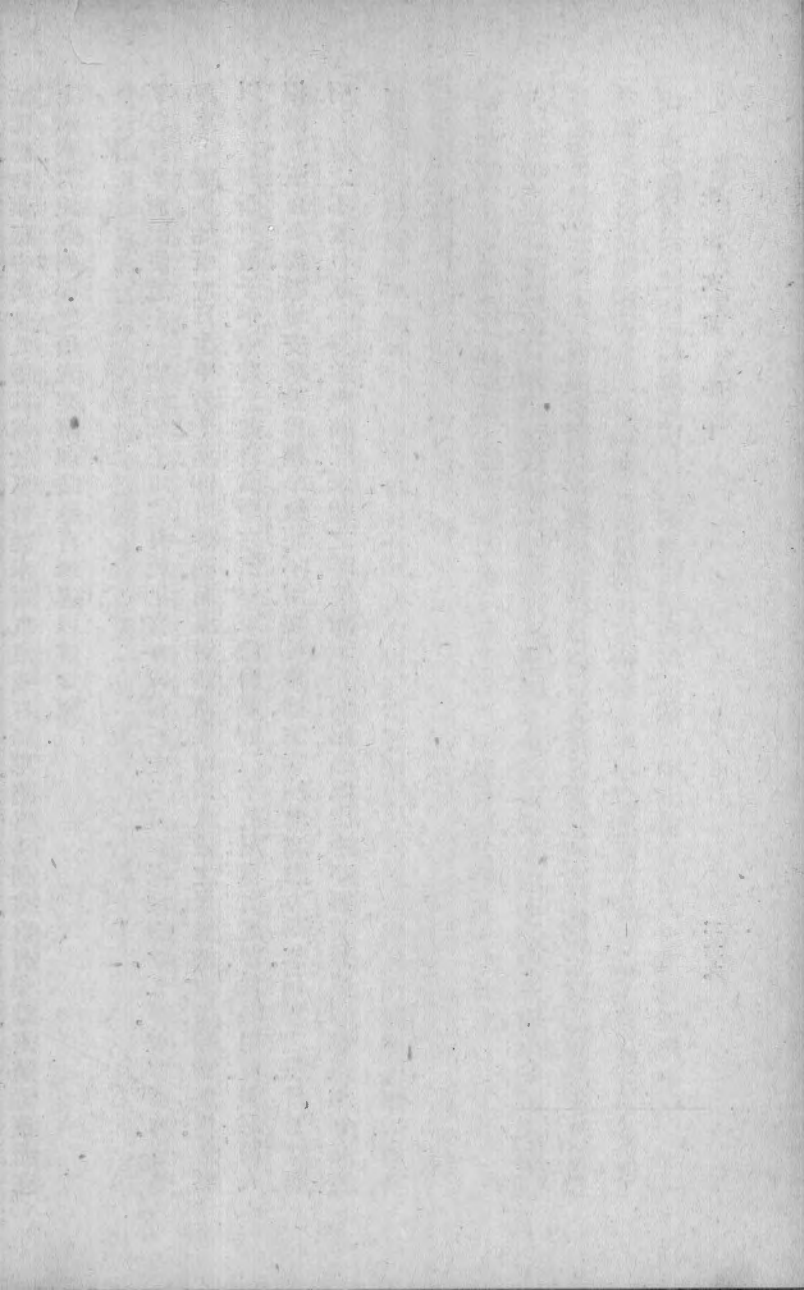
答柴倅元章

某再拜。與元章別後。無非瞻仰之日。然一從流轉西南。責重憂深。惟軍旅財賦是問。不暇作書寄遠矣。被

帖恍然如夢寐中與故人語。其爲欣喜猶疑未真也。廬陵古佳郡。隨事爲利益。自有樂地。但儒雅蘊藉。宜上清華。尙使撥州郡之煩者。亦何理哉。厚自珍護。以俟知寵。

又

某再拜。辛酉出使。道上一病瀕死。壬戌二月。與北官會議渭河上。三月。胡資政物故。五月。被旨留帥。自是與東南遠矣。始至之日。帶甲者十萬。仰口待哺。而廩庾無儲粟。四川久輸之民。氣銷力盡。喘喘將絕。念無以救之。則亟買數千牛。率將士盡耕漢中之田。年來歲得粟近三十萬斛。覆實虛冒。裁節用度。歲爲蜀人捐減亦五百萬緡。疆場安靖。勁兵精卒。斂而不用。誠可藏拙。第疾病增進。志力凋落。祠宮之懇。日至堂廟。引首望之不置也。萬一得遂。乘峽江未起之時。笑謝軍民而出。徑臥山中。亦無之甚。愧因書輒爲知友言。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一

先君守官醴陵日。予嘗隨先生讀書嶽麓山法華臺上。時年一十五。今茲再來。四十有七年矣。置榻設几之處。歷歷可尋。感而賦。

愚翁髻髻昔垂耳。曾向華臺借窗几。小冠短褐隨先生。風雨孤燈讀經史。氣竄胆大眼無人。拔擢犀象角連齒。那知物外有沆瀣。但欲書中覓青紫。嘗持杯酒望高城。弔彼洛陽年少子。棘闥裹飯三十年。百煉自知俱繞指。後來腳踏官職場。恩重如山報無幾。今茲疏髮蓬霜顛。蹤跡舊遊真媿恥。一松一石如雅故。應笑愚翁今乃爾。愚翁明日便南去。歲月曷其重致此。憑欄之恨在無言。珍重湘西山與水。

濛濛雨中春

濛濛雨中春。回首失殘臘。茸茸亭前草。新舊已相雜。纍囚守僧窗。日懼萬鈞壓。有罪可糜軀。無僕堪荷鍤。門前蒼蘚深。戶外蛛網合。時與逢迎者。雲中一孤塔。

荊州之川。曰江。曰漢。曰沱。曰潛。曰三澁。其澤曰雲夢。漢志謂三澁在江夏竟陵。竟陵即今之景陵。復州是也。春秋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夢與雲自不同。渡武昌。道漢陽。至復州。非冬晴水涸。則渺漫極目。乃三澁之尾。所謂夢澤也。己巳二月。春水未生。行蒲稗間累日。將至景陵。望孤城。蓋大澤中之環堵。州治即古章臺也。

江氣藏空闊。春雲壓洲渚。蒲稗迷遠目。斷續川陸阻。野鹿頗公行。寒花自幽吐。不知何處村。時擊祭神鼓。遙望景陵治。大澤置環堵。行行卽城闔。民舍雜官府。編蘆辨門巷。具體亦何數。幽哉沮洳旁。謂是囚伏所。茅茨隱柴扉。一竹便撐拄。四圍榆柳青。風擾亂花舞。十日南窗下。臥聽清明雨。此是古章臺。家山在何許。鄰家送蘿菔。并借碁具。戲作一篇。欲簡泮宮。後不住。

有客餉園蔬。借我兼碁局。幽人本多睡。欣起快雙目。念茲兩匱中。勝負等榮辱。勿作勝負觀。此戲殊不俗。要須先生來。一笑供捧腹。餘罍猶有酒。晚食正無肉。願共南窗風。糝此菜根玉。

知識相問。多以封川氣候寬涼爲言。大暑中。因念退之云。郴之爲州。在嶺之上。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矣。封川去郴又幾里。氣候不問而知。因賦此篇。

退之序郴陽。水駛山不平。中州清淑氣。至此鬱以停。封川在炎方。更過郴幾程。不瘴已甚幸。謂涼茲豈情。山窮人盡瘦。草茂虎公行。濃雲從地起。地氣還相蒸。露雨洞洗之。十日不得清。閉門坐小室。敬尊視餘傾。見酒暫懽喜。孤吟步中庭。炎煥亦何有。感恩淚縱橫。

偶書

冬溫霜氣薄。日暮嵐烟重。蕭然一區宅。半與主人共。門前行跡稀。病足免迎送。觀書忽倦懶。酒力亦微動。寒燈吐孤花。布被尋幽夢。傲蒙氏廳廊爲居。廳壁而後。主人居之。故有中共之句。

對月再用韻

團團滿庭月。冷浸華霜重。何人萬里外。與此孤光共。摩雲度征鴻。天闊目難送。三杯見妙理。一靜服羣動。陶然夜氣中。可以觀幻夢。

封州學東池。歲率羣魚。冬晚粥之。用佐養士。教授高公補之。至以紹興己巳之春。夏偶微旱。至秋。掌計者告匱。試出池魚。則比舊加三倍得。衆謂公躬自臨池。魚不化爲苞苴。故所獲如是。觀如居士曰。漢武帝時。海旁民入秋漁海魚。不勝計。縣官利而取之。魚不出。捐以予民。魚乃再來。由是知物之繁夥。皆天道益寡之意。教授念念以廩餼不繼爲憂。則盛池魚以豐其入。亦天意哉。戲賦之。

縣官漁海魚不登。捐以予民。魚乃復。一物豐耗皆有道。大抵天心憐不足。先生手持尺二槐。教養專爲周。王來旦旦升堂說書罷。只恐廩餼生塵埃。池魚賣錢補司計。此是從來學宮例。今年張網牽紫鱗。魚出錢歸稱數倍。青衿摩腹談經史。笑謂東池昔無此。豈識先生東海頭。一竿不數任公子。

八月來大濁暑。小屋真甌釜。土人謂自是以往。雖窮冬亦然。旣而十二日得秋分之氣。窗牖涼生。與東南無異。固知造物之妙。人豈能盡識之。賦此四韻。

萬物由造化。誰通天地心。柴門閉濁暑。汗雨如滂淫。便謂嶺外熱。四序常相尋。露氣潤清曉。方知秋意深。

梅花

玉骨透花寒。冰壺清露滴。暗香驚返魂。移自芝蘭側。慙慙置書几。粲粲百態出。徘徊欲與語。奈此雪霜色。高標邈難親。欲疏還不得。箇中須有詩。若覓不到筆。要須明月來。託之問姑射。

學山野燒異常。登高望泮宮。如在火池中。泮師率諸生救之。下至齋漿飲食。悉以投火。久而撲滅。護持一學固有功。然不豫除草莽。絕火路。亦其過也。戲爲賦之。

傳道官頗清。防患計微拙。學宮墻外草。十里望不絕。芟除失豫備。滋蔓久盤結。野燒因風起。四垣俱烈烈。堂上簾低垂。飛灰如落雪。天矯逼簷檻。流燄向門闕。可但光孔聖。亦已照十哲。諸生固猝猝。矩步未敢越。相與望而畏。鹿駭驚鷗決。似聞先生寤。書篋自提挈。傾盆漿一空。夏釜羹亦竭。勢過萬輿薪。杯水謾毫末。頗欲仗忠信。石壁驗莊列。顧茲烟燼高。難試膚與髮。護持終有物。遠近同撲滅。趨涼尋木陰。氣定始焦渴。三日冷官門。炙手猶可熱。先生聽我言。事細不堪忽。徒薪與去草。此理同一轍。勿謂草今無。火過茅已茁。冬至春不雨。元夕後一日雨作。邦人甚喜。

晴冬釀春溫。氣候如濁酒。我雖六塵清。亦若醉一斗。朝來天風雲。高葉聚良久。向晚等甘露。數點斷還有。迤邐萬瓦鳴。飄蕭近窗牖。鬱陶散襟懷。秀潤入花柳。出門聞笑語。蹈舞皆白叟。指予西江水。不可到南畝。十日田無秧。奈此家數口。乃知天地心。慈愛均父母。吾儕拙於言。額上但加手。人窮詩或工。肯爲作詩否。

久雨

山嵐變濃雲。地氣洩冬熱。急雨春風顛。十日聲不絕。舍中流水入。墻外古溝咽。塊然簷下雀。狀若木雞拙。我亦類禪定。癡坐萬慮歇。廚兵忽相報。謂已糝藜蕨。隨緣就一飽。再看柏香燕。

又

東君滋萬寶。雨點無頭數。窮巷一居深。編茅四簷注。風平江靜流。山近雲低度。州城杯斗小。沒軒泥藏路。遠望池塘綠。似是春生處。幽人本多睡。麴蘖仍相助。陶然醉復醒。鄰雞管朝暮。

清明前風雨兼旬。城外桃李無在者。書室中有醅醖一餅。置之甚久。蓋風雨所不及也。爲賦五韻。素質吐孤芳。柔條敷瘦綠。誰將剝楮手。作此數莖玉。園林烟雨多。百卉飛蔌蔌。小室偶深靜。花意猶清淑。置之硯席間。鼻觀常芬馥。

廣南食檳榔。先嚼蜆灰。萋藤葉蓋作。上津遇灰藤。則濁。吐出一口。然後檳榔繼進。所吐津到地如血。

脣齒頰舌皆紅。初見甚駭。而土人自若。無貴賤老幼男女。行坐咀嚼。謂非此亦無以通懋勸焉。於風俗珍貴。凡姻親之結好。賓客之款集。苞苴之請託。非此亦無以通懋勸焉。余始至。或勸食之。檳榔未入口。而灰汁藤漿隘其咽。嗽濯險時。未能清。賦此長韻。

海風飄搖樹如幢。風吹樹顛結檳榔。賈胡相銜浮巨舶。勳以百斛輸官場。官場出之不留積。布散僅足資南方。聞其入藥破疝癖。銖兩自可攻腹腸。如何費耗比菽粟。大家富室爭收藏。邦人低顏爲予說。濃嵐毒霧將誰當。萋藤生葉大於錢。蜆殼火化灰如霜。雞心小切紫花碎。灰葉佐助消百殃。賓朋相逢未喚酒。煎點亦笑茶甌黃。摩挲蒨孫更兼取。此味我知君未嘗。吾邦合姓問名者。不許羔膈先登堂。盤匱封題裏文繡。箇數惟用多爲光。間公嚼蠟尙稱好。隨我啖此嘗更良。支頤細聽邦人說。風俗今知果差別。爲飢一飯未肯置。食藜忘辛定誰輟。語言混雜常嗶嗶。懷袖攜持類鬻鬻。辱無貴賤如激丹。人不詛盟皆敵血。初疑

雙鬢遺折齒。又怪病腸狂嚼舌。豈能鼎畔竊硃砂。恐或遇仙餐絳雪。又疑李賀嘔心出。咳唾皆紅腥未歇。自求口實象爲頤。頤中有物名噬嗑。噬遇腊肉尙爲吝。飲食在頤尤欲節。酸醎甘苦各有贖。偏受辛毒何其拙。那知玉液貴如酥。況是華池要清潔。我嘗效尤進薄少。土灰在喉津已噎。一身生死託造化。瑣瑣誰能汗牙頰。

清明前三日將晚。風雹大作。枕上賦此。

寒雲壓初曉。簷溜如飛瀑。驚雷下簷來。萬瓦鳴枯竹。長髯不敢臥。起視亂雙目。報言此何祥。衆寶歸我屋。細大同蘆栗。照耀比燈燭。又如傾水晶。一掃可數斛。翁速共羅取。富者人所欲。長髯爾何癡。妄相堪捧腹。降雹注大雨。是豈誦不熟。都緣春風老。地遠孤花木。瘴裏荔枝林。東皇意寧足。騎龍作清明。雲間散珠玉。

聞杜鵑

少年聞杜鵑。不領杜鵑意。朝將書卷開。暮對春風醉。啼急落花飛。不廢書生睡。年來聞杜鵑。萬感集腸胃。罪大畏斧鉞。恩寬見天地。桑榆寄晚日。骨髓鎖深媿。草舍燈火寒。瘴鄉烟雨細。休作斷腸聲。孤臣已無淚。

茉莉

嶺上老梅樹。歲晚等凡木。霜風吹枯枝。曾有花如玉。茉莉抱何性。犯此炎暑酷。琢玉再爲花。承以敷腴綠。憐渠一種香。徧歷寒與燠。空庭三更月。酒醒人幽獨。有如高世士。含情不虛辱。時於寂默中。至意微相屬。鼻觀旣得趣。就枕便清熟。夢中見靈均。九畹皆芬馥。

鄰翁以紫石斛承廬山一塊爲予書室之奉。斛蓋端溪之不堪爲硯者。然較以所載山石則勝矣。予是以有白鹿蒼壁之句。百鹿蒼壁事見西漢書。若乃忘真假遺美惡。則予不知此石之與眞山果同異哉。

見山不見理。真假析爲二。看假作眞山。細大豈殊致。鄰翁憐索居。奉我石一塊。嵌空坐短小。枯澀少堅膩。承以下巖紫。其體潤而細。翁言白鹿皮。蒼壁漸倒置。慙慙加謝翁。分別非所會。但見眼中山。屹立出塵外。侵寒欲清癯。向晚亦孤翠。蕭蕭風雨天。雲氣或冥晦。雖無禽鳥聲。頗若巖洞邃。側耳聽其中。恐有隱者在。或問茉莉素馨孰優。予曰。素馨與茉莉香比肩。但素馨葉似薔薇而碎。枝似醜醜而短。大率類草花。比茉莉其體質閑雅不及也。

茉莉天姿如麗人。肌理細膩骨肉勻。衆葉薤薤開綠雲。小葉大花意淑貞。素馨于時亦呈新。蓄香便未甘。後塵獨恨雷五雖潔清。珠璣綺縠終坐貧。雷五事見柳子厚集。

焚香

五月黃梅爛。書潤幽齋濕。柏子探枯花。松脂得明粒。覆火紙灰深。古鼎孤煙立。翛然便假寐。萬慮無相及。不知此何參。透頂衆妙入。處靜動始定。惟虛道乃集。心清杜老句。高韻不容襲。餘馨夢中殘。密雨窗前急。降真香清而烈。有法用柚花建茶等蒸煮。遂可柔和。相識分惠。燕之果爾。但至未爨。則降真之性終在也。

南海有枯木。木根名降真。評品坐粗烈。不在沈水倫。高人得仙方。蒸花助氤氲。瓦甑鋪柚葉。沸鼎騰湯雲。熏透紫玉髓。換骨如有神。矯揉迷自然。但怪汲黯醇。銅爐既消歇。花氣亦逡巡。餘馨觸鼻觀。到底貞性存。

晚雨

連日午後雨。勢欲漂茅屋。雨從炎海來。初不洗煩溽。殘虹掛雲端。落照明如燭。舍中不勝困。散步眺林麓。渾無一葉動。寂立類枯木。徘徊傍西簷。意頗不自足。舉扇招微風。送之入修竹。

黎伯英解元。贈予一大缶。封泥如法。初謂酒也。至乃西山泉。云暑中時可一酌。珍重其意。爲賦此章。有客渡西山。泉源出山足。別勺愛其甘。既享不能獨。汲取得陶罍。置滿彭亨腹。攜持若抱甕。前致且勤祝。是爲清明淵。可用洗煩溽。珍重客此言。其敢付僮僕。新手注方壺。尙帶峨山綠。我坐三生貧。大嚼非所欲。半世蒿藜腸。兩飯惟脫粟。豈無牢醴羶。恥象色身肉。交淡況可新。味厚實爲毒。願茲等甘露。蕩滌糟與麴。醖酣六經間。作我清淨福。旁有教者云。奢儉貴從俗。下有龜蒙竈。上是盧仝屋。中置短尾銚。細煮茶花熟。時可邀清風。同餉一甌玉。

黃彙征以石菖蒲一本相遺。石圓而蒼。小竅數十。大率與蜂窠無異。又類蓮房。竅中皆菖蒲地也。石生海旁。俗號羊肚云。

細腰結垂窠。藏精事生育。兒已傳翼飛。孤懸尙憑屋。水仙脫霓裳。美實青如簇。實盡秋房枯。衆竅存虛目。何人得二物。妙手夸神速。摩搓小變之。形在質爲玉。徐拾菖蒲子。小大量其腹。一種一根青。有地皆充足。

浸以西山泉。秀色遂可掬。使我讀書舍。涼意無三伏。常若菰蔣中。靜看江湖綠。奉貺宜有詩。所媿詩篇俗。

卽事

新涼到郊墟。秋水滿陵澤。主人坐輕船。恰受二三客。入網旋烹鮮。逢蔬方小摘。甘同芡實肥。酸分石榴拆。所欣情款親。豈問坐席窄。岸草度幽香。退後金三尺。風搖水光綠。照作杯中色。沃此慷慨腸。看朱漸成碧。我今非次公。醉甚狂不得。眩眼旣生花。蒼顛先墮幘。假寐便尋夢。那知紅袖拍。殘燭照歸時。分破三月白。

小飲木樨花下

東山有佳處。修竹臨滄浪。上下秀色中。木樨寄孤芳。玉露後叢菊。先作萬蕾黃。置之婆娑杪。金釘澹熒煌。或云仙人醉。披披綠羅裳。隨此小珮玦。散落天一方。我來便酌酒。是否那能詳。但怪秋山老。猶有幽意長。哦詩未得詩。已照明月光。樂哉徑酩酊。知在失何鄉。豈非化蝴蝶。以夢棲其旁。明朝整冠坐。開卷書亦香。

山齋霜寒

山齋僅容身。寒到不嫌窄。小窗壓茅簷。虛靜自生白。寂寥賢聖心。顛倒文書冊。限以一簾垂。中外塵事隔。時於高樹杪。野鳥翻凍鬪。南方得此冬。天用享孤客。祗恐明朝晴。復作三春色。長橋楓葉落。終有吳江憶。

索酒

奴僮爾趨勿遲久。去省餅中有餘否。毋論多少速攜來。我已持杯先在手。長年煖熱類炎夏。今日寒風透。

舊牖籬邊黃菊帶清露。沙際疏梅似初有。嘗臨書卷問古人。教我真筌如一口。不須辛苦學餐霞。但祇開懷多食酒。時有教予吐納者。食酒見于定國傳。

對菊

淵明不可作。遺芳落天涯。幽香抱孤葉。正色敷金蕤。眷言出俗韻。寒透方相宜。南方十月溫。不見落葉飛。江氛與嶺靄。負此傲霜姿。向晚過微雨。月波湛明輝。風高便覺好。獨酌臨東籬。對之不須寐。要看清露滋。有客致木綿椅坐。爲山齋之用。

桃歇冬花蕉葉乾。寒到廣東真是寒。山齋竹椅冷如水。欲以薦坐無蒲團。鄰翁未必籍華纈。顧此流落心所憐。臨溪汲水下藍碧。爲染吉貝包木綿。長針引線作方柄。軟暖厚薄無一偏。雖是凝塵少來客。瘦骨拄衣身獨便。領君此意覺溫甚。我亦虛坐其敢安。家世窮愁豈今日。廣文之老先無氈。

庚午臘中苦寒不雪。不雪嶺南之常。而苦寒爲希有矣。

簷風動修竹。終夜玉相戛。曉望山頭松。孤瘦凍欲折。欣然掃茅亭。準擬看飛雪。待之踰時脚。脚硬冷如鐵。青山全不老。暮雨空淒絕。豈非地氣偏。濕濁舊不泄。剪水下雲來。祇向虛空歇。今年臘中寒。萬口稱凜冽。此是雪先聲。蕩洗嶺南熱。蚤叟且莫驚。造化無差別。會須煙瘴林。都有琪花結。草色潤如酥。看取焦枯活。

辛未元夜

輕寒擁山城。遠綠生春草。迎神樂元夜。笑語聞蠻獠。惟有團圓月。報我時節好。寸燈豈爲孤。卮酒未爲少。

微醺短檠旁。人靜茅屋小。

竹間孤坐

遠竹竹自如。親竹竹不可。移床向前軒。與之相並坐。受日一心虛。搖風萬塵破。忽作雪窗聲。斷雲疏雨過。

閏四月夜草亭獨坐翫月

山城向中夜。暑氣亦暫歇。幽蛩互喧靜。飛螢亂明滅。清風開竹杪。入此半軒月。坐久觀我身。不見煩惱熱。天邊白玉盤。只恐有時缺。頗思得詩句。頌道好時節。着意搜萬象。萬象無一說。

擬州學橫翠軒

太華戴雪十丈寒。砥柱中流萬夫愕。未教聳翠入青蒼。故對書窗且橫着。平鋪秀氣一里許。不露雲尖與山脚。何人半破好東絹。畫出瀟湘秋色薄。

無俗軒

軒前疊小山。山下生新竹。秀色逗幽光。都作軒窗綠。公來坐其上。更置一株玉。岸巾人亦涼。意飽不須肉。落屑隨飛香。是中安有俗。

讒桃花

手提銅壺汲漣漪。去年曾浸寒梅枝。今年汲水浸桃萼。明玉之瘦紅粉肥。天天灼灼豈不佳。如酒透骨春頗宜。孰與山齋雪將飛。彼孤者芳抱清姿。幽香入我苦吟筆。此意似非桃所知。我今顛倒六鑿癡。對花下

悟靈雲疑。何人道眼絕世態。試以公論分妍媸。東鄰有女厭綺縠。雷五不簪珠與璣。

寒食

江鄉時節逢寒食。花落未將春減色。嶺南能有幾多花。寒食臨之掃春跡。花多花少非我事。春去春來亦堪惜。柴門風雨小庭寒。無奈池塘煙草碧。欲將詩句慰窮愁。眼中萬象皆相識。欣然應接已無暇。都爲老來無筆力。

遊西山

我來西江邊。兀坐閱寒暑。水外有佳處。欲往輒阻。昨朝主人閑。聯轡臨洲渚。開船入江雲。絕渡不須櫓。杖策徑登岸。騎從單可數。松杉生好風。導我綠陰舞。迎門野僧疏。對佛香爐古。峻上百級棧。竹屋亂撐拄。旁導得小徑。窈窕通深塢。石蘚布青錢。巖泉迸飛乳。幽蘭隱高人。孤芳秀寒女。樹靜忽啼猿。林密疑藏虎。春半果如秋。空翠元無雨。蒼崖隔桃花。不可至其所。但聽葉間禽。似與秦人語。不會武陵溪。端的在何許。裴回聳心骨。感歎就尊俎。麴蘖驅我醉。豈復更爾汝。一笑諧真權。萬事落塵土。謂已脫囚拘。天矯升洞府。顧茲懼與適。天暫慰孤旅。此身當有累。未是得輕舉。驪駒已載歌。蘭棹倚前浦。中流望林泉。隔岸聞簫鼓。上馬向柴扃。山際玉鉤吐。

客惠賓州竹簟甚佳。取退之鄭羣贈簟詩。讀之數過。成古風云。

卷送風漪光八赤。竹新漸作琉璃色。世人貴耳便賤目。那知不抵蘄州笛。年來媿汗常浹膚。夏日自嫌汗

枕席有時追誦法曹句。恨恨宗人不多得。山齋置榻客一身。君惠清涼到心骨。門前客至莫見噴。老子解衣噴鼻息。

偶題

軒前有修竹。穿紙入窗櫺。清風動搖之。壁間影縱橫。軒後有修竹。山花依以生。幽芳吐孤豔。不與翠色爭。愚翁坐其間。萬慮盡不萌。不識動與靜。但覺懷抱清。千古魏張籍。眼明心已盲。

白蓮草亭前盆池所出也。慣見紅華。忽遇此本。孤高淡素。有足愛者。衆皆以比婦人。而予獨以擬顏子云。

鮫人織絹已奇詭。輕梭引絲不濡水。何爲玉人雕琢玉。亦在泠泠水泉底。截肪磨玷既成花。蓋以青銅聳而起。體色當從太虛來。五采世間俱一洗。似云嫦娥醉步跌。誤墮汙渠出清泚。又疑驪山妃子泉。老藕拔根浮到此。妃子浴則坐花上。但不知今所在。果開元時故物否也。斯言謾誕何足稽。況乃窮鄉寧有是我聞賢者在泥塗。其涅不緇豈無以外觀。不逐紛華遷。虛室常隨吉祥止。心齋自厭葷酒肥。坐忘盡黜青黃美。薰然蓄積爲德馨。表裏絕塵無與比。黃昏陋巷風雨寒。細看豈非顏氏子。

道者寮成人爲書額擬成一詩

寮額高懸太守書。方盤炯炯連三珠。唐賢正筆久寥落。柳公權謂心正則筆正。忽此相遇南海隅。是寮今雖茅草新。元是東鄰寒士居。士貧更在玉川上。三間破盡四壁無。我借得之梢營葺。灑掃共費十日餘。竹窗掛處青

入水色坐照髮與膚。焚香下簾百念靜。雖未得道道不殊。假道爲名亦道者。竊復慕道名豈虛。風流間
嘒兩轡朱筆含墨光。能卷舒醞醕爲我小飛動。到紙先有神鬼扶。我身漂零秋葉孤。短景日就桑榆枯。願
憑大刻消百癩。呼吸瘴霧同醍醐。小說顏魯公字暹輝

白居易有望闕雲遮眼。思鄉雨滴心之句。用其韻爲秋思十首。

積雨蕩闌暑。一涼纔有望。夜氣入燈花。細影搖書幌。楓葉飛紅薄。夢到吳江上。孤笛對蒹葭。鱸魚出烟浪。
覺來空惘然。猿子啼青嶂。

頃隨千官羣。曉入丹鳳闕。侍立近金爐。下殿香未歇。宮槐零露清。馬穩寧憂蹶。日近長安遠。福過難辭拙。
聖主骨肉恩。孤臣眼中血。

天高不礙眼。矯首見堯雲。況復烟露清。八荒靜無塵。垂空不可狀。變化何輪囷。遙知五色光。上下藏北辰。
我今在人事。悵望那得親。

涼至欲飲酒。此興不可遮。手提皤腹罍。傾之若流霞。可但飲文字。搜尋到魚蝦。忽焉見妙理。眼亂皆成花。
方知水底眠。杜老言不誇。

天邊定何物。洗此瘴鄉眼。初如黃金盤。便似白玉碗。明河注其中。無處光不滿。與杯對之飲。萬慮覺蕭散。
竹風吹我睡。不得終夜款。

西風催戶西。落葉動相思。柏香穿石鼎。孤起學遊絲。簾垂草亭靜。籬菊弄幽姿。萬物同一氣。榮悴只如斯。

哦詩詩未成。覽鏡添霜鬢。
南方秋不悲。奈我居異鄉。不見楓葉丹。但憐菊花黃。掃迹燕如客。斜書雁成行。夢中清愁闕。云此是瀟湘。
瀟湘連洞庭。何處是東陽。
憶昨離帝都。一別遂如雨。莊舄雖不病。亦作越人語。茅屋終夜寒。單衣晝還暑。荷葉未全蛙。桃花已微吐。
西湖蓮藕香。今也在何許。
日落紅練淨。山近空翠滴。爭枝鳥未棲。閉戶人先息。孤坐明月中。寒光入胸臆。衣潤毛骨冷。萬劫塵土滌。
誰知茅簷下。我獨對姑射。
老松成偃蓋。瘦竹抱虛心。清風度其中。瑟瑟韶濩音。聽之遂熟寐。飄然歸故林。三洞旣微歎。赤松亦幽尋。
高數訪沈約。四窗桐葉陰。

風俗

民生各異俗。王制論不詭。惟茲封州郡。山之一谷爾。麥秋無青黃。霜冬有紅紫。嗜好旣殊尚。言語亦相牴。
問之彼不通。告我此物理。駭去如鹿麋。團聚若蛇虺。如何蘇屬國。胡女爲生子。已而忽超然。天下同一理。
嶺南自嶺南。勿用嶺北比。況自江山情。難故均鄰里。暮夜松桂間。受月如受水。根根抱虛明。葉葉萬塵洗。
先生一杯酒。月到酒尊底。畫以寄吾鄉。吾鄉祇如此。

靜獨

飲酒或濡首。作詩防嘔心。疾走欲避影。不如常處陰。階前享明月。但鼓無絃琴。清風儻相遇。付之修竹林。一靜服羣動。萬緣寧我侵。

壬申年封州自正旦雨。至元宵不止。

人圖作元夜。剪紗累紅蓮。天欲下膏澤。萬瓦飛流泉。燒燈雨何損。不過市井喧。春若無此雨。從誰覓豐年。癡兒駭女臨管絃。見雨不止意缺然。百千燈光祇照夜。山下一犂知幾錢。人間萬事有輕重。況是作止當從天。

趙子禮勸農回有詩。和者盈軸。然皆頌德詩。非勸農也。擬和一篇。

山鄉窮。忙不知春。鹵莽之種。那復耘。勸使一日臨郊。曰爾父老。爾勿寧。勅書勸諭。因人情。要使秋稼如雲平。饋爾飲食。煩廚兵。爾醉且飽。其力耕。麻麥荏菽。非一名。農有農事。毋虛稱。齒革羽毛。上勿登。賁租但議。願殊恩。自今無問陰。雨晴。扎扎聽爾。擾鋤。鳴柳子厚有扎扎耒耜聲之句

又

山田礱薄。高低春。田者緣山。噴鳥耘。情農不趨林。外垆。每以憚此。求暫寧。守出見之。告以情。爾輩勿視米價平。官今不用農。為兵。雖屢豐年。自當耕。醉飽酒食。爾有名。田峻至喜。非肇稱。衆曰此亭公。所登。願當去聲甘棠。頌公恩。祁祁之雨。明日晴。聽我吹。幽擊鼓鳴。

良嗣壬申年來為生朝壽。作一詩答之。

惟吾始生朝。汝祖五十八甫及賈誼少。祖易大夫簣。懷綑至不天。能有幾歲月。不得著斑衣。慘慘意常缺。吾如汝祖年。汝已雙鬢苗。似我蒲伏歲。汝方事紳笏。我更得祖壽。尙有十年活。汝之事親日。加我一倍闕。其如父與子。灾福勢相軋。災勝福力微。萬罪如箭發。向非天地恩。誰肉兩軀骨。後效皆渺茫。前愆正磨刮。今茲各天涯。瘴水東西隔。汝作飛雲感。我類杏腸割。天之加汝者。如與復如奪。每見榴花紅。爲汝惜時節。手持祝生香。自向爐中爇。但願早團欒。盤餐共麤糲。將此離別數。造物爲除豁。少寬寒暑期。未作枯木折。

夜聞雨聲賦古風時趙使君祈雨之翌日也

山齋道人夢魂清。夢中細響忽可聽。三峽流泉出幽隱。萬蠶食此春葉聲。又疑相如夜病渴。蟹眼亂沸石鼎鳴。呼童起視果安在。云是四簷甘雨傾。于時火流祇三日。田兆正作龜縱橫。昨朝太守拜壇下。五龍奉命雲雷驚。小兒放散蜴蜥去。神鼓罷擊巫舞停。田翁翻溝出賸水。婦子田邊笑相迎。商量今歲多釀酒。是間指日當雲平。山齋一飽想無慮。摩腹臥看秋風生。

癸酉中冬四日江行

新寒蕩餘暑。小雨結離愁。行人向西去。江水自東流。我趁孤船歸。回腸千萬周。假寐槳聲中。清夢何悠悠。恍若傅兩翼。飄然得浮遊。仙風入山骨。佳氣遮林丘。塵外人物古。雲間樓殿幽。自念此何許。而容區中囚。旁有老人笑。謂予失初謀。貪前慕垂餌。遂爲香所鉤。今茲窮瘁身。抱病炎荒陬。終歲骨肉念。百年離合憂。俛□事迎送。嗟嗟亦良羞。予欲從之拜。江波拍船頭。危坐記儻恍。熏心省愆尤。玉玷容可磨。水跌那許收。

自訟

我昔貧時多少袴。四壁亦無惟有柱。自從腳踏官職場。暖及奴胥妻子飢。線因針入敢忘針。入室古云當見妬。雲衢跌足泥淖寒。涕泣牛衣復如故。銜恩省咎到骨髓。萬罪一愚難自恕。山深坐覺困烟瘴。天闊日思霑雨露。性中不愛賓客詩。亦或未繫工部句。文章誰謂不得力。陋儒豈是冠相誤。

郡治西廳錦被花。不爲治架。每花開覆地而紅。或緣他木以升。予分其本。植草亭之東。家僮相與栽木於地。高七尺許。上布圓竹。覆破竹交加之。外出四簷。如屋之狀。通小窗側戶。以窺視而出入。餘皆花地。下置一榻。一几。可以獨酌。作詩以記之云。

栽花傍庭砌。立木爲花屋。小戶虛一偏。橫窗置其腹。分竹接柔蔓。尺寸引句曲。春工直解事。夜雨頻澆沃。枝條日滋榮。滿架籠新綠。紅淺暗香深。揖遜薔薇服。此花名錦被。覆我四圍足。比之公孫布。豈不堪華縟。自慚流落人。向此享癡福。我欲飲其中。亂影交醺醺。擁被卽長謠。傲枕眠清熟。又欲效王勃。醉處先磨墨。引此略覆面。腸胃成機軸。染筆起臨風。定作花芬馥。王勃每醉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覺乃爲文。

米盡

米賤今年不論錢。雀鼠厭飢人留殘。青鳧不過百枚去。可得明珠一斗還。其如客寄已淹久。羞澀囊中無可看。今朝欲寫魯公帖。四顧門外將誰干。經營薄少置廚舍。呼童告使知艱難。從今且作淖糜計。雜以山芋供兩盤。嗟予是身亦老矣。造物未置飢與寒。何當甑炊七寸粳。飯香及處皆同餐。北豐早越之國。糗米長七寸。火珠熱之飯。

香所至人皆來
食事見嚴經

春雨村居

茅簷竹屋吹山風。兩山流水環西東。如閉蓬窗小舟坐。四面烟雨春濛濛。塊然擁被看周易。炯炯萬象羅心胸。瓶罌所容可半斗。妙理盡在罍腹中。杜牧詩罍明朝晏起寒庖空。市小米賤升斗豐。攜籃挑糞奴勿慵。熟煮爛糝供乃翁。

園中錦被花始開一枝紅白二色。趙守以二詩見報。依韻答之。

兩種色。一枝花。何郎汗湯餅。妃子醉流霞。寂寥難伴山齋客。風味宜歸太守家。

又

機上紅江頭紅。其織其濯皆春風。平鋪豈是寶刀剪。怯日向用輕烟籠。何人不置芙蓉帳。置向山園寂寞中。欲尋詩句贊天巧。亂鶯秀發詩不工。一枝和露奉明牧。知我陋室非所容。果然花去玉爲報。瑣細換得光玲瓏。頽然只擁公孫布。曉枕不知傳鼓鐘。

出江

四岸出前江。開帆破洪浪。何必春水船。而後始天上。一家五年別。萬里遠來訪。自聞櫓聲近。延首日願望。今朝兩相卽。悲喜不可狀。牽衣小兒笑。敘事老妻愴。一杯藜藿羹。敢謂復同餉。地氣旣疏泄。山居亦清曠。米賤不愁貧。時和定無瘴。相與戴君恩。形影且依傍。惟憐囚罪身。此去幾時放。欲以問白鷗。白鷗波浩蕩。

南方諸州。惟山逼江遠。者。瘴重。蓋地氣不泄也。

又

隨緣禽在籠。觀道蟻旋磨。忽此作江行。開窗得虛坐。回首城邑卑。極目天地大。千山雨後綠。瘴烟不敢流。古木猿數枚。野渡僧一個。蕉心黃漸肥。荔子紅欲破。淨練鋪其中。到底只容拖烟消。日乍出。四顧無所唾。退之云。緣淨不敢唾。隨行欠王維。筆墨願借過。收作小圖畫。素壁時橫臥。

大暑竹下獨酌

新竹日以密。竹葉日以繁。參差四窗外。小大皆琅玕。隆暑方盛氣。勢欲焚山樊。翛然此君子。不容至其間。清風如可人。亦復怡我顏。黃昏開竹杪。放入月一彎。綠陰隨合之。碎玉光爛斑。我舉大榼酒。欲與風月懽。清風不我留。月亦無一言。獨酌徑就醉。夢涼天地寬。

閨門詩三首

幽思春雲亂。擬向琴中說。徹寒錦薦高。未鼓絃中絕。尙有無絃韻。或可奏明月。階前望冰輪。去去不停轍。薄命如妾何。秋風河漢闊。

無心事鉛黛。采采菊金黃。徘徊欲寄遠。雲夢連瀟湘。豈不懷君子。念念不敢忘。西隣擊神鼓。東隣關笙簧。三嗅籬邊英。淚落秋風香。

晨光入幽戶。手織回紋書。聞古有雙鯉。爲人致區區。書成立江邊。天寒渺無魚。微懷旣莫致。慘黛何由舒。

歸來更無語。悵望庭花疏。

正月十一夜燈開雙花。

鉛杯壓短檠。清膏沃虛草。炯炯孤焰瘦。吐此雙花好。誰爲夜氣溫。暗助春風巧。碎剪朝霞紅。緣以金粟小。或云兩玉蟲。飛來抱斂杪。美人輕燎之。要看火中寶。我聞家道和。可以感穹昊。門闌將有喜。每事吉先兆。而我方朽衰。負戾落南嶠。胡爲今夕光。熠熠似相報。無乃天地慈。四海施洪造。陽和隨根性。溥爲脫枯槁。苦其得歸歟。頂戴君恩老。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二

登嶽麓法華臺。嶽麓兵火後。寺已兩剝。惟臺爲舊物。當時住持鄰道者。物故二十年矣。

湘西嶽麓法華臺。四十年中又再來。惟石與松如雅故。問僧并寺已塵埃。區區獨恨恩難報。負負無言志已頽。退宿道鄉愁不寢。四簷春雨雜驚雷。

投宿蒲圻縣

咫尺蒲圻縣。泥深路屈盤。小橋飛雪急。破帽蹇驢寒。家信無人寄。愁悰賴酒寬。轉坡聞有寺。一榻借偷安。

初至法會

正媿修途煩僕馬。忽投幽寺息塵埃。杜門隻影惟便靜。覽鏡雙眉未忍開。春色更兼山色好。雨聲常帶竹聲來。呼童起視檣中物。爲爾愚翁進一杯。

昨晴

幾日春山雨作霖。曉風端爲破重陰。登樓物色渾如畫。倚檻情懷未易吟。萬里斜陽鳥飛去。四圍煙樹客愁深。箇中定有超然法。跌坐端須仔細尋。

十月初夢寄良嗣詩三句。云相思一載餘。身隨雲共遠。夢與汝同居。覺而足之。

武昌分別處。江岸倚籃輿。對飲三杯後。相思一載餘。身隨雲共遠。夢與汝同居。何日秋風夜。燈窗聽讀書。

口占

僧房花木疏。鳥雀下庭除。氣候爭寒煖。春光半有無。四山雲外瘦。一塔雨中孤。誰用詩人筆。收將好畫圖。未至鼎州道。旁有甘泉。既酌泉。過松竹百步。投宿小寺。翌日又酌泉。登輿。松竹間蘭香甚盛。感而賦之。時自移封。

一宿招提又裏糧。寸心孤影自匆忙。客從瘴嶺暑邊過。蘭在幽林深處香。動靜於人爭兩意。升沈如夢亦都忘。但悲垂老恩無報。淚眼瞻依日月光。

予嗜茶而封州難得。有一種如下等修仁。殊苦澁。而日進兩杯。

一瓢方此寄天涯。用巧居貧拙有加。晚食正爲顏觸飯。空腸卻嗜玉川茶。長髯亂磨輕於土。短尾濃煎不見花。撐拄可堪書卷少。空教癯瘁髮生華。

岳陽道中

客子方憂畏。津亭更寂寥。亂雲藏野寺。積雪覆溪橋。米潤還難買。醅遲轉不饒。梅花有何故。冷笑背寒條。
旁有酒肆。終日不售。予往沽之。倍貴。謂予無占位牌。詐官也。

卽事

可信南方氣候溫。冬寒未退已飛蚊。庖霜豈復冰魚膾。剪雨定無春韭根。向晚孤城人寂寂。閉門幽夢酒醺醺。起來欲向寒梅說。一見眼明惟是君。

故居

北山三十里。憶得舊書堂。小徑通蔬圃。新醅壓酒牀。晚涼荷葉嫩。細雨橘花香。此夢今何許。隨緣又一方。

元旦二首

傍城山曲處。草徑一居幽。元夕孤燈裏。殘香靜夜頭。久晴無苦冷。獨坐祇清愁。也擬尋詩句。吟哦醉卻休。
正月燒燈夜。封川轉覺幽。十分憑月色。數點照城頭。俗習那知陋。安陵諒不愁。家家松火畔。春米未曾休。
人家大率每夜無燈。遇春確則然松明。

春熱

地氣冬來不復藏。桃花都向臘前芳。無寒疑是青春老。耐靜從他白日長。野蝶舞餘還自去。沙鷗飛斷卻成行。迎風儘着單衣坐。淨几留心看藥方。

即事

晚來登眺處。寒煖正爭春。城古亭臺少。門嚴鼓角新。建守新江山真是好。風俗不妨貧。克己從清約。須知太守仁。

憶昨

憶昨少年日。家無斗粟藏。銜盃須徑醉。得意必真狂。老去唯思睡。年來祇念鄉。幽齋誰共語。看徹篆紋香。

久雨

漂泊初時尙念鄉。如今意定已都忘。小窗積雨韋編潤。慢火薰籠藥裏香。正要門前蛛結網。何妨籬上蟻成行。山前春雨非常好。出鉢應須飽十方。

有客問予。每日何事。客退賦此。

杜門管得酒餅乾。餘事誰能著眼看。髣髴殘香幽夢斷。冥濛細雨落花寒。林梢寺隱孤鐘晚。水外人喧社飲懽。萬里一身聊爾爾。此生惟覺上恩寬。

封川大率園不蔬。人采小蓼食之。葉尖而細。號尖頭蓼。亦謂之辣蓼。誤食往往殺人。又春水肥時。河豚魚極賤。二物。郡人所酷嗜也。作詩自戒。河豚。本草一名脹肚魚。

遠地窮鄉口腹殊。居然孤客莫隨渠。路旁施采尖頭蓼。江上爭脹肚魚。野葛可嘗雖是慣。馬肝不食未爲疏。此生餘日皆君賜。饘粥充飢自有餘。

吾鄉城外北室。宛轉皆亭園。自北門外。南徹浮橋。最爲遊春勝地。因清明念之。賦此。

短牆疏竹小園亭。記得東風嫠女城。久醞菖蒲催祓禊。半肥梅子待清明。橋邊沙印駢驄跡。水外花藏醉客聲。年少不知身解老。曾將豪氣與春爭。

茉莉

小鋪移根帶薜苔。暑中相對亦佳哉。素英吐處祇如玉。清思牽人全似梅。淺綠剪羅和葉看。眞香擣麝逐風來。觀君可與醱醑並。高士寧容俗子陪。或謂茉莉花帶葉而香。可比醱醑。故有是句。

西鄰桑間有隙地。從可五丈。其橫五分之一。荒蔓瓦礫之所聚也。鄰翁借予栽竹。因賦之。
荒園茅塞閉牆隈。多謝西鄰借我開。力課頑僮移斷甃。小通幽徑養蒼苔。種雲無處容橙木。遮日聊須買
竹栽。十畝故鄉松與菊。不須便望主人回。

民入錢抱債公庫。東塘決水。取魚甚盛。漁翁謂抱債者販婦。則旁午于塘上者。皆婦人也。

積水翻深吠。輕舸徧遠灣。鳴榔時撥刺。挈網亂爛煇。販婦貪趨市。漁翁喜動顏。輸他鷓鴣飽。煙際不勝閑。

封州

莫道封州是小州。封州雖小客何愁。荔枝受暑色方好。茉莉背風香更幽。得醉便眠尋夢蝶。欲行還立看
沙鷗。向非造物曾留意。誰把餘生爲我謀。

五更醉臥

獨坐前軒引破觥。滿牀書卷任縱橫。明蟾自可當燈燭。修行便爲佳友生。眩眼添花知輕醉。小窗欹枕夢
春耕。日高推被還思起。聽得廚頭有菜羹。

栽竹

信緣移老竹。觸暑種瓜根。小雨回生意。蒼苔覆斷痕。影還隨舊葉。涼已到清尊。相對如佳友。何妨儘閉門。

閑中

須知造物有恩深。遣我閑中見物心。掠水高低鷗自在。過花先後燕相尋。門前父老忽聞語。種罷今年常

值陰秋熟瓊頭添釀酒。異鄉孤客與多斟。

哦詩

怕醉還思醉。哦詩未得詩。過雲飛雨急。斜照晚涼遲。嫩綠開荷葉。新紅入荔枝。躊躇搔短髮。倚檻立多時。

時官多以封州俸薄。井邑蕭條。居處湫隘爲歎。觀如聞而賦之。

相逢都說在天涯。祿似蠅頭舍似蝸。畫角樓前皆郭外。虛棚竹上是人家。草深正恐鹿爲虎。日暮漸迷鷗與鴉。老子豈知差別相。高眠飽看荔枝花。

幽居

蠻微分來氣未清。江風吹雨瘴烟腥。出巢燕老榴花落。抱樹猿啼荔子青。人客漸稀真省事。古賢相對可談經。餅中況是無多酒。更把柴門著意扃。

偶書

帝恩容貸比天寬。天見孤臣涕淚潸。數日得看書半卷。一身猶占屋三間。團圓便是故鄉月。疊疊只如東越山。第引滄浪澡心骨。堯雲終自不違顏。

重五

異鄉逢午節。臥病此衰翁。竹筍迸新紫。榴花開小紅。山深人寂寂。氣潤雨濛濛。煮酒無尋處。菖蒲在水中。

又

記得山居暑服輕。石榴低照酒尊明。綵茸花裏占詩句。角黍盤中脫錦綉。浙人重午以竹葉爲粽。老去容身惟有睡。午宜採藥懶能行。謾令門外蕪蒿艾。且免炎鄉瘴癘生。

夏夜用人韻

散員居事外。罪籍比刑餘。敢歎山樊熱。惟驚歲月除。城樓傳漏遠。河漢曉星疏。兀坐窮清景。明朝曉看書。

元信昨日惠八桂酒兩尊。今日惠蓮數頭。實圓而大。云盆油中白蓮子也。

盆池初泛小青錢。俄有盈盈淡佇仙。香老不隨明玉墮。子肥爭露寶珠圓。乍披紺色神都爽。欲擊柔房意尚憐。檢點朋尊亦新貺。心知無報且陶然。

夏夜小雨獨坐

杜門惟一靜。夏日不知長。竹下小窗暗。燈前飛雨涼。棋低無對手。飲少信中腸。此意此時節。尋眠未用忙。

經月門無客。客至必謂予此居。蕭然如僧舍。

東望麟山聳若幢。碧羅盤曲注西江。鄰家蜜滿蜂臣分。屋角窠成燕子雙。門設雀羅遮坐客。燈排金粟照書窗。須還住處如僧舍。拄杖挑雲到此邦。

閑居常自足

閑居常自足。謂欠亦誰增。辟穀知難學。餐霞豈易能。菜非饜地主。米不惠鄰僧。白日惟扃戶。黃昏便點燈。

地主送子美菜。鄰僧送盧全米。

黃鶯征惠石菖蒲。旣賦古風。復成四韻。

附石菖蒲。誰手種。形模姿色妙難如。黃蜂變去。惟窠在。綠玉抽來。祇寸餘。夜爲露華。離几案。曉添塞井。向塔除。如何便得生秋意。更欲中間置小魚。

初秋

包飯腰鎌洞戶忙。芭蕉葉底稻田黃。微風有意回闌暑。小雨頻來作夜涼。煙際輕舟分霽色。望中飛鷺點山光。初秋便自宜孤客。鄰舍數家都酒香。

秋夜聞雨

海風吹屋亂。疏更花結燈昏。背短斲暑避新涼。知有漸。酒扶孤夢未曾成。滿簾都作芭蕉響。四壁時兼絡緯聲。曉起茅簷落餘滴。爐香癡坐不妨清。

讀杜子美三大禮賦

牢落長安賦就時。青苔到榻有誰知。年踰四十猶無祿。筆下千篇祇有詩。風雨飄零長是客。干戈悲梗獨憂時。平生愛作驚人句。博得如今杜拾遺。

闌暑

闌暑秋郊暮。前山瘴霧中。猿猱都下飲。鳥雀未歸窠。弄飲試新月。披襟招好風。銀潢向何夕。零露濕梧桐。

秋夜山居

路轉城西一里餘。不妨山徑自崎嶇。四鄰酒熟人常笑。萬木秋深葉不枯。空翠入窗濃欲滴。夜涼扶月靜尤孤。有時雖是風翻屋。賴我元無屋上烏。

重陽太守招登東山。以腹疾不能赴。

臥對佳辰兩鬢斑。幽憂深閉屋三間。芎能去濕方摩腹。菊可延齡少慰顏。骨瘦免教先落帽。酒行無分作頽山。遙知太守登高處。座客詩成燭影閑。

相識有遺予以紫石硯者。謂是下巖石。名曰玉斗。予自湖南北轉之嶺。畏行李重滯。舊所用委棄不存。正以無硯爲窘。得之喜甚。且愛其名。捧而戲之曰。亞父後。爾尙無恙耶。爲賦此。

眼如鸚鵡色如肝。此語傳聞謾有年。李觀匣中方念往。范增撞後豈知全。臨池欲試曾親滴。把墨重看未忍研。何幸卻同柸筆句。貯雲含霧到封川。柳子厚謝楊尙書寄柸筆。有貯雲含霧到南溪之句。

鄰翁以黃菊一本見贈。是歲冬暖。梅已成蕾。以四韻戲菊。

鄰翁情鄭重。贈我小金錢。半鋪開蒼蘚。全根帶曉煙。數花浮酒面。三嗅種籬邊。舍北疏梅近。馨香更勉旃。

哭潘義榮二首

沈約樓前落葉黃。朝來玉折報潘郎。一區每嘆懸如磬。三版俄驚戒若堂。泉石半生閑日月。絲綸餘事入文章。但應祇有凋零恨。鴈盡雲空不見行。公六兄弟相繼物。故至義榮而盡。

少年聯轡入京華。闊步超羣便起家。親覽聲名高漢殿。憂時蹤跡僅長沙。公頃自司諫。出監汭口稅。藏刀所在留餘刃。

懷壁終身不見瑕。老眼看公春夢散。不勝哀涕落天涯。

晚望有感

霜作晴寒策策風。數家籬落澹煙中。沙鷗徑去魚兒飽。野鳥相呼柿子紅。寺隱鐘聲穿竹去。洞深人跡與雲通。鴈門跨甚將何報。萬里堪慚段子松。

客至木綿坐已爲長韻又成四韻

就溫嫌冷性同然。況是冬深凍冽天。真訝塵生楊綰席。都緣坐少席文氈。感君四坐平分暖。爲我長針細柄綿。從此門前有來客。不須稱遽足留連。

庚午冬至夜

今夜雲開北陸風。丈三將到土圭中。剝窮誰見陰陽妙。來復方知天地功。孤坐看燈潭是夢。蒼顏被酒不生紅。卻憐土俗追時節。言語雖殊意亦同。

衡嶽左右道旁茅舍竹門中。有老人八十一歲。宣和間嘗爲蕪湖尉。因兵火棄官。寓湖湘。無生涯。學者時過之。問經義。遂相資助。皆自言如是。予飯其旁。飯已即行。馬上擬成。

茅舍柴門畫亦扁。松麥鶴骨向人清。闔門餽粥千金重。九品冠裳一唾輕。仁義到頭焉用稼。聲名真是豈其卿。我慙瘦馬衝烟雨。不得從容慕老成。

自憐

木偶漂來萬里身。自憐藏拙向三春。人窮但有哦詩債。意懶終無下筆神。屋後雲深鷄失曉。廚中飯盡鼠嫌貧。五更小雨卻堪喜。數壠寒蔬色已新。

春晝

深村春晝永。事事不相關。花少蜂蝶瘦。水清鷗鷺閑。柏香熏紙帳。竹枕傍屏山。付與儵然夢。樂哉天地間。

頻夜燈花。顧予有何喜。其可喜者。又心之所自知。不待燈報也。

何煩喜事燈來報。喜事山間足可誇。綠竹乍移都出筍。素馨衝臘小開花。疏牙送飯匙猶健。細字抄書筆有加。況是山前膏雨足。平平春水浸秧芽。

草亭假寐

菜畦深處短牆西。中有茅亭客未知。天許病身全得懶。日烘春困恰如癡。壁間花影簾休隔。案上書篇燕莫窺。更語東風輕過竹。老夫假寐一些時。

涉園偶成

頽齡正是投閑好。膽薄誰知與拙兼。棋信天機那論失。酒隨客量不教添。靜衝小雨看花蕾。時撥蒼苔候筍尖。幽鳥葉間如有語。比翁難作逸羣髯。

懷舊

家近西山雲滿籬。曲塘深處芰荷稀。雨餘燕向花間出。飲散人從竹後歸。炊到展膠貞是窘。食他糠粃不

知肥半生享過清閒福。回首乘除事事非。

去冬

去冬竹瓦迎新雪。曾下珠璣到酒盤。正月便回春意暖。五更微帶鴈聲寒。門諳寂寞何須霍。費就衰殘豈是潘。祇有報恩心耿耿。自餘都作六如看。是身如夢幻。泡影露電。

夜坐

靜坐始知閑有味。懶行終是病相侵。雨聲歇處亂雲薄。月影來時清夜深。幽菴傍塔如有話。幡罽在手更孤斟。寥寥萬古聖賢意。落盡燈花空寸心。

晚涼小酌

城頭暮爲送闌暑。倚檻頰之風滿襟。去鳥漸迷山落日。鳴蟬忽靜木垂陰。弄雲初月光猶淡。出水新荷綠未深。蕭散晚涼君解否。一杯尋見古人心。

山齋疏陋。每焚香。旁舍聞之。而齋中不甚覺。蓋香隨風以流也。爲四十言。

聞時清透骨。聚處細成綱。灰厚火得所。山深風奈何。四牕都紙破。比舍得香多。利彼與自利。吾心事有他。

寒意

嶺南霜不結。風勁是霜時。日落晚花瘦。山空流水悲。棲鴉尋樹早。凍蟻下窗遲。季子家何在。衣單知不知。

循省

傲居栽竹暮清幽。繫係其如是楚囚。高枕亦成驚枕夢。小窗長作客窗愁。捫心罪在愚臣慧。肉骨恩歸聖主優。日有省循千點淚。臨風分付與江流。

臘月十三日送邢婿還鄉。

鄂渚分攜驚昨夢。如今豈謂一尊同。塵埃萬里玉自潤。風雨對眠床亦東。問得平安歸客子。留將思憶與衰翁。征衫瘦着不須遽。漸向湖南春色中。

辛未除夜

爆竹懶能熏桃符。又上門。老身迷歲月。春色徧乾坤。桂嶺家何在。茅堂酒滿尊。小籠温衲被。清夢接黃昏。壬申年封州自正旦雨。至元宵不止。

江風侵山雲不乾。迎春送臘雨瀟瀟。萌潛識花工意。泥淖莫嗟行路難。閉戶定無元夜醉。擁衾如對九秋寒。池塘煙草弄風日。此景當從晴後看。

無寐

瓦裂慨平生。柳子厚云。男兒立身一敗。萬事瓦裂。無眠枕半橫。逐臣常內訟。謫夢自多驚。投曉星日澹。近山鐘鼓清。晨炊知米賤。猶恐費經營。

又

孤衾萬感不能平。籍也捫心未覺盲。疏雨過雲纔數點。宿醒扶夢正三更。瘴煙侵我須教老。春物牽愁自

在生疇。曩犬雞無寸效。如今方媿子真耕。

草亭遠望

村舍無樓可望遠。茅亭遠望似登樓。飽看聚散雲無住。最愛縈回水自由。詩思已隨芳草動。春寒少爲好山留。誰將裘馬換美酒。與我同消萬古愁。

春晚

寒雞不飽亦知鳴。布被堆中又五更。喚此枕邊烟浪夢。雜然風外鼓鐘聲。花籠宿霧方衝濕。窗識朝陽已弄明。盥濯是身無始業。一爐香火向三清。

無詩

草創園亭隨意坐。任緣花竹倩人栽。鴈聲與客將寒去。柳色知春有信來。逸氣暫時因酒見。物華空自把詩催。案頭秃筆無才思。不賦一言真陋哉。

幽趣十二首

幽趣無人會。閉居我自知。筍尖穿落葉。花蘂掛遊絲。寒在蜂來少。風斜燕不遲。老夫無定力。破戒爲題詩。
幽趣無人會。閉居趣自成。孤舟橫水靜。宿鷺入烟明。風絮低還起。苔錢斷復生。小門無客款。睡犬不聞聲。
幽趣無人會。須還我獨親。開書風爲揭。得睡懶相因。雨後竹枝淨。月中梅意貞。北山小園景。莫怨未歸人。
幽趣無人會。人應爲我愁。山深雲易聚。市遠酒難謀。特力驅驚鹿。爭巢鷓鴣鳩。老夫春睡美。蝴蝶是莊周。

幽趣無人會。池塘又吐青。雲間萬里客。竹下一門扃。空翠侵書帙。飛花入草亭。杖藜尋柏子。慢火待餘馨。
幽趣無人會。欣然自解顏。雨來飛鳥急。沙靜小魚閑。翠滴峯巒表。香霏草木間。吾心久忘物。物意苦相關。
幽趣無人會。春風自過門。青圓梅弄子。綠隘竹生孫。花少蜂蝶瘦。霧濃鷗鷺昏。草寮藜藿飽。癡坐等庸髡。
幽趣無人會。清閑五月中。魚跳荷葉暗。猿笑荔枝紅。撥竹看新月。鉤簾入好風。神仙赤松地。正恐自相通。
幽趣無人會。雖然亦有爲。晚涼尋薜荔。細雨架醪醑。掃屋除蛛網。添花助蜜脾。黃昏方隱几。酒興又催詩。
幽趣無人會。天寬物自容。夔休憐蹇蹕。魚勿爲噉喙。吟苦秋蟲適。身閑沙鷺慵。舉頭常見日。山水任重重。
幽趣無人會。閑中見物天。綠虛甘露結。紅皺水晶圓。倒孕潛資化。成行出墓羶。寰中無巨細。動靜各隨緣。
幽趣無人會。雲依遠岫行。寒塘時潑刺。古木屢敲鏗。壁殼拖涎鈍。花飛度粉輕。山泉烹石鼎。孤啜不勝清。

讀柳子厚若爲化得身千億。散上峯頭望故鄉之句有感。

茅屋三間畫掩扉。遮藏足得訟前非。雨餘燕踏竹梢下。風動蝶隨花片飛。閑自鉤簾通野色。時因酌酒見
玄機。思鄉化作身千億。底事柳侯深念歸。

擬題黎簿尉梅隱用其韻。

梅仙隱去事難論。故種疏梅隱小軒。雖似掃除顏色冗。不妨遊戲簿書繁。月明客共藏花影。醉夢君應到
酒尊。我亦寄身修竹裏。願欣成性得存存。

自寬

瘴濃復嶺煙如墨。照以澄江一洗開。芳草望中春去遠。落花寒處鳥聲回。風飄空翠入修竹。潤滴幽蹊生綠苔。不是從前賦清苦。未應得向此中來。

山人

自古山人合在山。山人何幸此偷安。身閑不束休文帶。髮短聊簪子夏冠。子夏冠杜子夏也酒量自來惟恨窄。傲居隨分不須寬。惟餘骨髓絨封者。盡是君恩報答難。

雜興

秋風城壘小。遠望一消凝。洞客雲中路。漁舟水底燈。有鐘聊是寺。半俗不成僧。羈旅其間者。塵埃料可憎。

八月間對月獨酌

月到空庭色界虛。酒壺安頓向冰壺。須臾萬瓦清露濕。髣髴一輪丹桂孤。獨酌難成狂態度。閑身惟有醉工夫。醉中孰與參禪趣。此妙須知禪所無。

簡孫立之

無分雙清岸。醉巾蒼頭。衰藥與誰親。空煩食指報珍珠。阻向歌喉聽平聲落塵。檻外寒花應照戶。座中明水定生春。僊翁莫苦催歸旆。不比山齋酒困人。

黃義卿知郡母夫人挽章

往歲封川秋水肥。板輿行色照萊衣。江魚來處使君去。弔鶴飛時孤子歸。脂澤一匳留舊藹。銘詩千古載

餘輝阿參與我同題塔。慰問苦羨涕欲揮。

臘中會桂堂太守。勸客滿觴。嘗曰。怕渡野塘寒。酒罷且歸。又曰。月掛竹梢明。愛此二語。借爲兩詩云。不辭芳酒滿。怕度野塘寒。淡月侵燈暗。新春逗臘殘。主人方鄭重。客意敢闌珊。聚散皆如夢。相陪且盡歡。風穿花塢冷。月掛竹梢明。淺量三杯酒。狂歌萬古情。使旌浮夜色。歸棹有寒聲。倦客無漿蔗。朝醒未肯清。蔗漿折朝醒。見西漢書。

冬大暖。桃李花飛如雨。已而遽寒。綿裘猶薄也。

冬令常溫客不愁。日來還用理衣裘。浪開曷落驚花雨。過暖成寒似麥秋。木葉搖風摧宿鳥。江煙帶暝起沙鷗。何人有酒生春意。驅我新詩到筆頭。

擬送傅推官吉先。予以紹興己巳六月。自復徙封。吉先後一月到任。

漂流憶昨到封川。相繼人看淥水蓮。屈指君猶成一任。過頭我已出三年。款門對坐惟棋局。判袂論情付酒船。九月秋風去帆疾。可能相望不依然。

病酒

醒病初非病。尋真卻損真。孤愁如送別。清渴欲生塵。嗅菊時思杜。薰香未愜荀。蔗漿知可析。莫致一甌新。砌下黃菊。暮秋始開。爲賦此篇。

小欄培土待重陽。雨洗金錢未肯忙。終籍九秋扶正色。誰能三嗅爲清香。陶潛屬意空詩好。胡廣隨緣卻

壽長。古昔風流無處問。碎花浮泛一尊黃。

十月二十三日。趙守侵早泛舟游西山。有詩。卽席和此。

開船侵曉霧。轉棹順江流。寺徑盤龍腹。州旗映馬頭。水邊香草細。雲際小橋幽。寫物欽清絕。廣篇媿繆悠。

再和

曩會今千日。光陰趁水流。楚囚聊寓目。古佛不擡頭。鳥避人聲雜。雲藏洞穴幽。一舟橫晚渡。回首興悠悠。

初春五言

積暖浮陽過。輕寒宿沍消。廉纖飛雨線。清潤入花條。節物病身老。家山歸夢遙。華嚴存至教。不復見無聊。

又七言

古人書卷漫翻尋。齒髮蕭疏歲月侵。萬里家山孤枕夢。滿城風雨五更心。蒙茸軟草涵空翠。寂歷初花弄曉陰。燕子未來寒意重。數峯圓瘦入雲深。

初夏

春物闌珊逐曉風。芰荷欹角草茸茸。野梅結子疏枝重。老竹生孫翠影濃。養酒情懷還是客。異鄉歌笑且相從。薰然就枕皆佳處。醉夢何妨度曉鐘。

寒食雜興二篇

安居豈是安居地。木偶漂來且庶幾。日向柳邊回晚照。雨隨雲去斂餘霏。相逢又說分新火。孤坐誰憐倚

袂衣試破泥頭開。煮酒。菖蒲香細蠟花肥。
小小園亭晝掩關。身閑不用更偷閑。柳綿盡日高低處。春色於人去住間。已醉更應將酒解。負花須索把詩還。我今已是霜顛禿。不比休文只鬢斑。

閑興

陰陰修竹小茅廬。足可安閑置老夫。懶不觀書蟬得計。貧唯煮菜鼠無圖。吏今更肯來橋外。鵬亦相疏遠坐隅。閱遍華嚴方灌頂。焚香千古問毗盧。

出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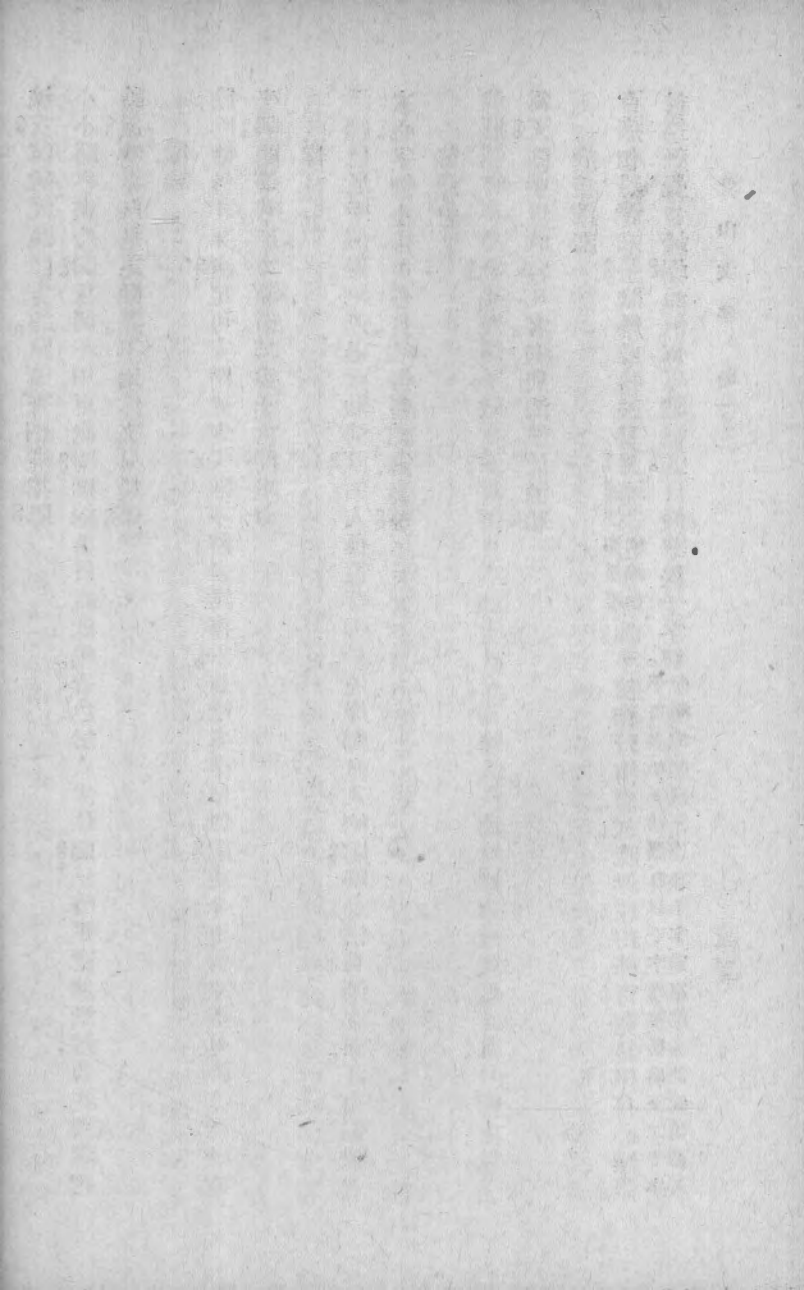
淨練已欣平似慰。更因過雨助清深。何人孤笛穿雲杪。遠岸歸舟入樹陰。鷗鳥慣看遷客面。江山偏識老夫心。半鉤小捲黃昏月。欲得新詩箇裏尋。

綠淨軒

我剏新軒不費錢。小將屋壁敵東偏。誰留止水涵千丈。今爲陳人洗萬緣。樹近直疑藍作幕。月明方見玉爲天。箇中豈敢容凡客。獨與清風泛酒船。

病後涉園

百病相尋體未平。幽懷感物強星星。煩惱卻星星。地卑積潤野梅瘦。歲晚無霜山柿青。覽鏡但存心慷慨。
杖筇猶覺步鈴蟬。如何每事難精進。日廢華嚴千字經。予自去年手筆殿日以千字爲程。後增至二千字。而病病起欲寫復課千字。猶羸倦未能。候稍蘇耳。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三

甲寅九月末雨。至十月二十三日得晴。聞是日六飛進狩。諸將告捷。密雨重陰一月餘。似聞虜馬又長驅。怪來林外升晴日。已奏江邊報捷書。季天鈺爲人相宅。過余求詩。戲書二絕。

由來南巷獨甘貧。季老徒誇眼有神。未暇相煩展高棟。方圖種德效前人。一區懸磬已偷安。常念風波世路艱。若謂他時庇寒士。會須令我作千間。

別家山二絕

簡書催我就征途。對坐西山暫索居。聞說仕途幟險甚。未應從此便相疏。就荒松菊莫相噴。未肯微官縛此身。若有督郵須束帶。定將秫米付他人。

代答

塞污鉏蔓致蕃昌。草木懷君豈易忘。出爲蒼生施此手。他時寧使故園荒。

雪中度馮公嶺二絕

雪積雲騰晝杳冥。萬山玉立不勝清。舉頭祗恐是尺五。松柏已爲環珮聲。琪花風亂欲成團。度嶺人言路已漫。我斥征夫第前邁。山翁不畏雪霜寒。

范才翁惠醪醪

寶刀分惠過牆西。瘦比寒梅不肯肥。只恐東風苦無賴。爲君吹作玉花飛。

題黃德老西亭二絕

花木橫斜轉小蹊。疏簾竹屋任高低。何人移得僧窗靜。置在君家廳事西。
吏冗文移紙作堆。誰能亭樹靜中開。直須事外關門坐。莫放人從門外來。

和李端明題靈峯

靈峯特立萬山中。秋逼濃嵐愈鬱葱。旁絕逶迤雖寡助。其如氣象自摩空。

題大龍湫

龍湫噴薄高且清。自料吾心略相似。因流順勢無隱情。傾倒向人只如此。

題妙明師靜軒

小徑禪房鎖綠苔。坐中閒葉亦幽哉。此居不是能瀟灑。但我初從鬧處來。

臘梅

縞衣仙子變新裝。淺染春前一樣黃。不肯皎然爭臘雪。只將孤豔付幽香。

宿長蘆寺下四絕

北風吹水拍船頭。晚泊長蘆祗欲愁。試遣長髯同煙際。望中李郭亦來不。懷李叔海。

來帆風飽自行快。去槳浪高知進難。舟子勿生淹泊恨。偶然遲速我殊安。
建鄴春江水拍天。趨潮先發六宮船。何時彤筆嚴清禁。縹緲金鋪生瑞煙。
風伯清塵過浙西。隨春萬騎擁旌旗。野人不識巡方意。警蹕還憂爲虜移。

八月初四日謝雨采石中元祠

山柳葉疏容夜月。古松枝勁起秋風。定知明日便回首。百里牛磯烟霧中。中元祠古牛渚磯也。

和樓樞密過洛陽感舊二絕

十年萍穢已澄清。訪舊寧須得便行。早關關中奉高祖。重興禮樂定章程。
夢眼由來過幻差。焚香祇好誦南華。雲深漢殿猶衰草。風緊洛陽無舊花。

樓樞密過華山浩然有念古慕希夷之心。謹用韻作二詩以箴之。

四皓已閑猶管事。留侯始了事求仙。仙人石上出一手。寓意後人非偶然。太華絕頂一峯。上有跡如巨手。俗號仙人掌。
且說高王寬法律。從他漢武好神仙。關中脫使鬧如鼎。自屏山樊能安然。

陝西戲成二絕

邊城土俗自隨宜。物色人情浩不齊。略有江鄉相似處。午煙林下一聽鷄。
出門上馬雖所樂。乍見秋風亦念家。何日隨堤霜後路。亂飛榆柳踏平沙。
隨鳳翔。有何日隨堤霜後路。亂飛榆柳踏平沙之句。今至堤上。復用前韻。

沐雨抗塵幾萬里。勞生令我憶山家。秋風小艇浮棊局。野色侵簾水見沙。

早行二絕

風柳驚霜日夜飄。客程中夜馬蕭蕭。據鞍髣髴如殘夢。曉月一鉤猶未消。
頰肩擔擔又催程。寸許孤燈照壁青。破縣殘更誤傳曉。馬行十里見明星。

和江虞仲華山二絕

仙人掌

意象軒軒勢入雲。爲誰出手若經綸。夜扶星斗朝擎日。氣力何知幾萬鈞。

陳希夷無憂木

世累都忘春復秋。婆娑槐木亦無憂。不知千古雲間夢。夢見山前虜馬不。

馬上口占三絕

秋陽未作結霜風。沙細堤平落日紅。客子何須念行役。馬蹄多在柳陰中。
露濃紅透棠梨葉。風緊落疎蕎麥花。馬首漸東京洛近。小寒無用苦思家。
小枝圓熟棗纍纍。短綠尖新麥透泥。父老隨車說豐歲。相公何苦出關西。

九日

倦客飄零若轉蓬。一尊深念菊花叢。馬蹄踏處黃塵起。費盡天涯落帽風。

鴻溝

天下共知歸漢德。東西那可限鴻溝。雖令羽割大河水。分得人心兩處不。

靈壁驛。有方公美少卿留題。戲和於壁。

君把使旌臨洛水。我參樞幕過潼關。秋風想見吹歸渡。先看淮南第一山。

雨過

雲壓江邊草樹低。麥搖秋色望中迷。卻知向晚有晴意。雨過一聲村落雞。

眼昏

月下對花燈下字。年來漸覺老相關。頗思瞑坐收餘力。他日歸家祇看山。

勝仲少卿公惠巖桂并詩二絕。用韻和之。

搖風暗綠疏疏葉。困日輕黃小小花。細認幽香已清絕。更隨膏馥出君家。

秋桂荷君親折贈。傾盤高插傍胡床。兒童謾自溫金鴨。三日爐金不敢香。

十二月二日臘祭前一日致齋惠照呈清叟察院三絕。

峨冠執法公宜整。端冕臨祠我亦嚴。深炷爐香通闕訊。小寒清坐隔疎簾。

臘祭精嚴古院幽。鄰房不敢對茶甌。何時芒屨扶筇竹。度嶺相尋溪岸頭。

柳眼淺窺湖水畔。梅花瘦著竹籬邊。殘年未便無冰雪。春意云何已斷然。

懷山居二絕

春淺酒寒人密坐。花深雨細蝶移枝。十年未解作歸計。此恨故園鬢自知。披叢尋得晚花瘦。帶雨翦來春韭香。憶把餘醺付松枕。明朝春夢不勝長。

卽事

竹輿曉出見湖山。小室焚香暫得閑。簾動東風入雙蝶。清愁何處不相關。

觀橘花

漸看綠葉秋來密。最愛輕花露未晞。何日增枝充素裹。爲渠臨酒脫金衣。素裹金衣皆見橘頌。禮部直舍枯竹嫩篠叢出。燕雀飛來欲折。以二韻記云。

火邊遺竹但枯枝。瘦筍叢生未及齊。筱嫩不禁風燕立。綠稍煙外起還低。

發風水洞

山逼新寒驚遠夢。風收細雨作初晴。曉光微動鷗鷺起。黃葉亂飛旗幟明。

離家

我有君恩未報身。勿因雲出念行人。閉簾小閣團團坐。爾輩何妨暖到春。

道中四絕

過雨山間雲出沒。夕陽天際鳥浮沈。男兒馬上志四海。不是尋常客子心。

水淥沙明不見泥。寒煙漠漠樹垂垂。漁人不識閑中趣。輟網咨嗟望使旂。
敗篋衝霜思往歲。舊遊如夢慨平生。鬢華已逐心事老。溪水秣如前日清。
寒意無多曉色交。雲隨疎雨又還消。山行全似三春日。林際一聲婆餅焦。

頻夜燭花

密炬香光照夜紅。垂垂簾幕靜無風。金盤五寸花成穗。可但斂頭綴玉蟲。

題安仁汪宰絕覽亭

目力所臨皆在下。亭名絕覽未爲叨。大夫心地須超出。此外當知更有高。

十一月十三日宿東林。是日小雨。不見廬山。戲留絕詩於方丈。

濃嵐暮雨隨人密。遠壑幽巒向客慳。清曠本吾胸次景。不須雲裏覓衡山。

過大冶縣

吏民俱困市廛小。鷗鴈相呼湖海寬。蕃息誰能力耕鑿。絃歌依舊好爲官。

二月十七日馬上

愁多髮白惟知老。病起花飛不見春。我得此生真偶爾。休貪畫餅作癡人。

河池秋雨

一雨一涼秋氣味。添愁添病客情懷。故園十畝檀欒好。箇裏歸心未得諧。

夜坐戲書

窗前寒雨正無邊。案上含花燭影偏。莫念江湖家萬里。一盃徑醉且高眠。

春日

朝來弄日花頭密。暗裏窺春柳眼多。任是老人情意薄。箇般時節奈愁何。

移司道中四絕

危梯破雪入河池。今日還轅歲一碁。道是得歸元未是。卻移邊角利州吹。
魚驚鼓吹寒猶出。鳥避旌旗去肯留。顧我才疏何所用。空將行李憑清幽。
千山似筍憐渠瘦。一水如藍對我寒。今日看來心未靜。畫將歸去靜時看。
隨車千騎鐵成圍。諸將前驅辨鼓旗。不似東陽村舍畔。芒鞋踏雨看山時。

戲題堂前梅

健步移來知未久。危根猶用小欄遮。似能向我憐幽獨。旋放南梢一兩花。

憶故廬

不如當日在山家。修竹叢中一逕斜。飽食醉眠渾沒事。風朝雨夜祇愁花。

寒食日

休日文書得少閒。試尋高處凭闌干。落花芳草不勝恨。細雨斜風都是寒。

登烏奴

金壺蟠腹貯春醪。路入山堂脚脚高。但得遠塵寬俗鞅。不須臨下見秋毫。

一絕寄家

驚枕夢回常半夜。倚樓魂斷是斜陽。如何行李猶淹泊。未報蒲帆過武昌。

骨肉聞已至廣安。而連日有雨甚念之。戲成絕句。

行人未到雨蕭蕭。最苦醱醱葉盡飄。風雨不遮春去路。障泥空滯馬蹄騷。馬惜障泥不肯行。

二絕寄章氏女子

女子有家難戀汝。外甥似舅豈忘渠。春風萬里空相憶。但願平安數寄書。
益昌春晚百花開。骨肉今朝對酒盃。共說相思悲復喜。就中憐汝不同來。

寄吳信叟

聞說吳郎入漢中。掃除亭掃祝東風。三年不與故人辭。留取數枝桃杏紅。

春晚

東望故園天一涯。官身到處且回家。六房吏散無留事。滿袖亂紅攜落花。

甲子春晴久。三月晦得頻雨。喜而爲二絕句。

夜半風雷破久晴。四簷侵曉尙泠泠。欣然擁被重尋睡。夢見漢中春麥青。

春晚鬱蒸如濁暑。朝來蕭颯似清秋。千山雨後陰雲凝。三日樓前野水流。

元夜二絕

春風燈火傾城醉。明月花枝滿地寒。不是隴頭新麥綠。田夫未肯遠來看。門前又結綵爲山。千騎從容鼓吹間。孰謂柴扉連竹塢。一燈和月夜深關。

益昌霖雨踰月。負郭皆浸。禱祠之後。倉廩保全。居民復業。運使國博喜而賦詩。輒成三絕句。以報來

一月山前雨帶風。拍天江水漲驚洪。朝來莫怪波瀾靜。收向詩翁筆勢中。千倉積粟棟崔嵬。夜浸洪流亦殆哉。不是脂膏天所惜。豈應水到卻平回。朝廷得澤徧封畿。避水人家即日歸。獨愧因漂如木偶。未還田舍理柴扉。

送何元英出峽三絕

呼兒攜婦裹書編。月色灘聲共一船。回首已遊三峽水。此行那不謂登仙。莫憶雙溪水似盞。暫留荆渚脫征衫。更煩頻向沙頭望。望我西風出峽帆。壯士椎牛進酒卮。五年不享鱸膾肥。君如亦有垂涎興。準備輕蓑隨我歸。

出峽題舟中

才疏任重覺艱難。今日東歸意已閒。勿謂一舟輕似葉。君恩端的重如山。

忠州豐都觀。乃陰長生之地。山最高處。欄檻圍一古井。謂是真人丹成乘雲仙去之遺跡。道士云時有雲氣出井中。過而賦之。

莫向山頭覓古人。青山之外已爲塵。彈圓朱橘懷中物。雲氣有無何足詢。

